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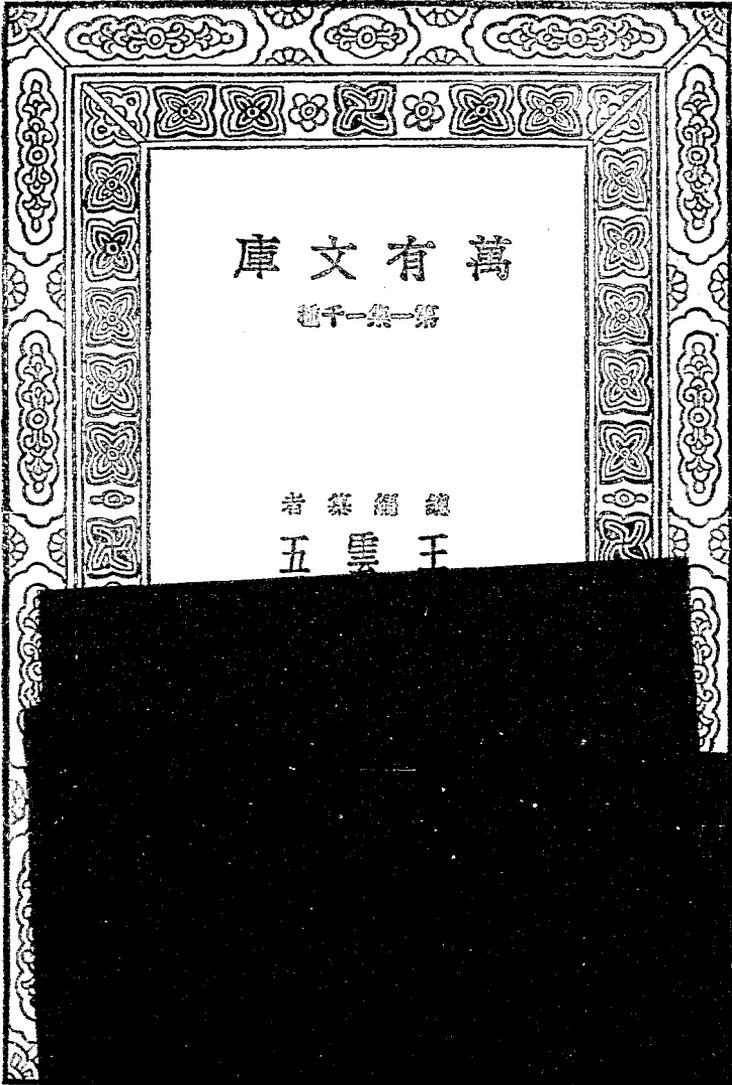
世界語概論

後覺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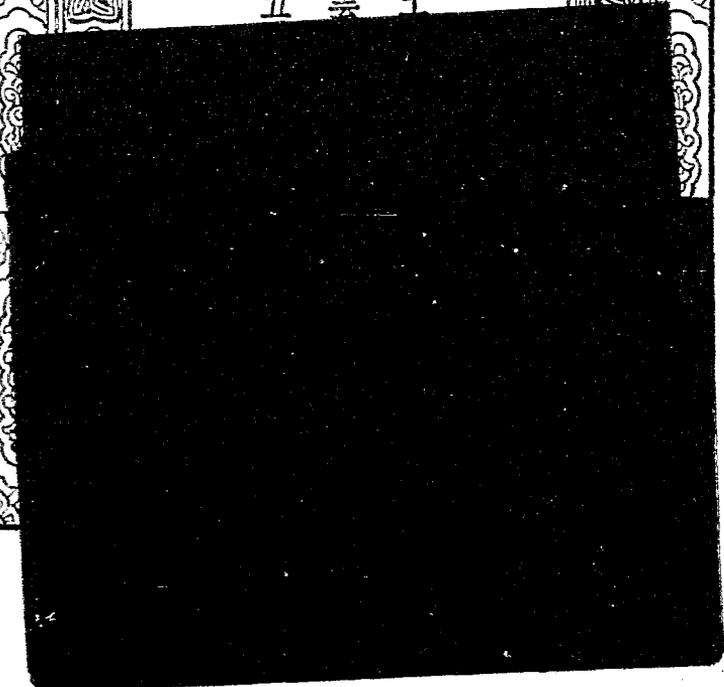
1900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冊

總編 蔡若
王雲五



039990

世界語概論

後覺著

百科學叢書

序

世界語 (Esperanto) 出世以來已有三十多年了，在各國早已很有利益地採用他，當他一種公用語用，各種國際機關也認他爲正式的公用語；就是在學校裏多數也已加入世界語，作必修科或作隨意科了，而在我國，卻不顧種種的事實，一般所謂有學問的人們，不但不開開眼睛來看，卻還在那裏儘管盲目地反對着，說 Esperanto 是人造的，所以對於文學不適用；是爲因他們或者說他不過是一種無意識的符號，好像電報號碼一樣，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萬不能應付。這全對於這問題沒有研究或者連看都還沒有看見過，不過這樣說說和他們的同僚們開玩笑罷了！而卻有很多人把他們的話，當作金科玉律，反覆地來傳說，當作攻擊我們的武器。這種話，卻傳布得很廣，因爲簡單的真理常被那花言巧語的帳幕來遮瞞着，能使聽衆相信他們所說的很對，阻礙我們的宣傳運動不少。雖然世界語運動在中國也有十幾年的歷史，然進步非常慢，直到近年來，經過我們的熱

心的同志們長時間的努力，纔有一些生氣；然而我們的成績很少——幾乎可以說沒有；許多懷疑者還仍舊站在我們面前。這或者是我們宣傳不得當，或缺乏相宜宣傳的著作品，也是一個原因罷。

我的朋友後覺先生——極熱心的同志，因覺宣傳用的書有和教科書同等的重要，在國內這種書還沒有過，故特地先編了這本世界語概論，給國人當作宣傳的武器。對於世界語是否必要，Esperanto 能不能作世界語，世界語的歷史，Esperanto 構造怎樣，世界語主義 (Esperantismo) 的真義，世界語運動概況……等，作者說得非常詳細的。確是我們宣傳上好的，有價值的作品！我希望對於 Esperanto 懷疑的先生們，把他一讀，再去想一想那 Esperanto 真够值得給你們研究不值。若是值得的，請大家快加入在綠旗底下，和我們共做這神聖的和平大事業吧！

陳兆英上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世界語概論

目次

- 一 世界語是什麼……………一
- 二 世界語是否需要……………三
- 三 世界語有成立底可能嗎……………一〇
- 四 那一種語言配作世界語……………一三
- 五 人造的世界語究有怎樣的幾種……………一八
- 六 爲什麼世界語能成爲適用的世界語……………三〇
- 七 世界語的創造者和贊門霍夫博士……………三二
- 八 世界語底構造如何……………三七
- 九 世界語和世界語主義……………六一

一〇	世界語運動底歷史	六六
一一	世界語運動底現狀	七九
一二	世界語底出版物	八四
一三	世界語和文學	八六
一四	世界語今後底地位如何	九一
一五	世界語和中國語中國人	一〇五
一六	世界語團體底兩派	一一二
一七	結論	一一五

世界語概論

一 世界語是什麼

世界語是什麼？這可以拿標準國語 (racia lingvo) 來作比例；標準國語是一國通行而公用的一種語言，和方言是相對待的；世界語就是全世界人類公用的一種語言，在英語可以叫作 world-language 或 universal language 和各國國語是相對待的。

我根據了這個簡單的定義，還要聲明幾句：我這裏所謂的世界語，並非指定某一種語言，也不是沿用日本人對於 Esperanto 底譯名；那是最有資格够得上作為全世界公用語的，就稱他為世界語。並且因此可以明白：世界語並非統一世界語言底一種語言，他僅僅為着公用吧了；公用之外，並不含有禁止任何一種私用的語言（國語等）底旨趣。（這層，後再詳論。）

有幾個朋友曾經對我說：世界語這個名稱，現在只有對於 Esperanto 用着；像您底所謂世界語，普通都稱作國際語 (internacia lingvo) 或國際輔助語 (internacia help lingvo) 的。我答道：Esperanto 配不配稱爲世界語，當另外討論。如果一個人真正具有愛世精神，大同思想的，「國際」這個詞兒，在他底字典裏應該取消！有國和國的邊際，就是還脫不了國和國的界限。如果國和國間公用的語言必稱爲「國際語」那麼如同咱們中國：江蘇人和廣東人互談一種普通話，應該稱爲「省際語」；同一省裏，此縣人和彼縣人底一種普通話，應稱爲「縣際語」了！其實除了標準國語，一國中底語言都可稱爲「方言」或「普通話」；如以世界爲本位，各國國語也可稱爲「方言」。全世界所應公用的一種標準語，就該直截了當稱他爲「世界語」(universala lingvo)！所以我不贊成用「國際語」這個非驢非馬的名稱。——至多也只可說「國際語」和「世界語」不就是一种意義。

一 世界語是否需要

二百多年之前，就有創世界語的理想底老祖宗（詳說見後）了；到了二百年之後進步了的後代，應該誰也要把這理想實現了。可是毫無考慮地反對或懷疑着世界語的人，現在還正多着哩。他們以為世界語不是必要的，世界語有害的，世界語是足以損害各種民族精神的，這是他們一些最重大的反對和懷疑底理由。

世界上有了帆船，獸車，人力車，爲甚麼還要創造出鐵路，汽船和飛艇出來？這不是要使地球上底國土互相接近嗎？既有了嘴講話，有了信札通隔地消息，爲什麼還弄出電話，電報這些把戲來？這還不是要使世界上人民更得互相連結嗎？除非傻子蠢漢，誰不願意歡迎這幾天工夫足以通過大陸，幾個月可以環游地球，坐在自己家裏能夠和國外的朋友們談話，而不可想像地把思想從大洋上傳來送去的，這些進化的，較便利的交通器具呢？

可是交通器具即使十分便利了，語言如果不通，什麼情意還都不能傳達，處處感着不便：像不懂國語的一位廣東人和一位蘇州人，覷面相見，差不多是一對啞吧；只會中國語的中國人和只會英國語的英國人交接，還不是有同樣的呆態嗎？逢着異國人演講，臺上往往多站着一個如同鸚鵡似的翻譯員，究竟是爲了什麼？

人類之演成社會，最首要的利器還是語言！現在既到了由「國家社會觀」而擴爲「世界社會觀」底時代，世界語還少得了嗎？如果要反對或懷疑這人類底精神交通最首要的公用語成立底必要，這和只要帆船、獸車、人力車，而不要火車、汽船、飛艇，只要對面講話，信札寄遞，而不要電話、電報的，是一樣地傻，一樣地不明進化的趨勢！反對和懷疑者，大概以爲世界語最後的理想，是在把世界上一切國語和民族語都完全消滅，使全人類盡用「只此一家，無並分出」的同一語言。其實世界語並沒有——也不必有——這樣的奢望，世界語不但不致侵害一切國語和民族語，而且對於他們還有補助的。咱們中國爲什麼要推行國語？統一國語？難道國語普遍，國語統一底完成的日子，就是各處方言「同歸黃土」底日子嗎？不是，決不是！國語原只爲語言不同的本國人，得有公用的

一種語言來盡量地表情達意而設的。世界語何嘗不然——不過他底範圍加大，是爲全人類互相了解的工具吧了，——他是中立的，不會干涉各國內部一切的事情；他又是補助的，更不致侵害國語和民族語。所以如說世界語有害於民族底精神和特質，這如同說「郵政寄信足以損害一般人口頭談話的能力」這句話不令人噴飯嗎？

或者要說：『一個人不一定要和外國人交接，也不一定和別個民族往來；任你說得世界語如何需要，在一般人還未必是必要的。』不錯，在現在東西洋新潮成了交流的時代，還甘心抱着閉關主義，情願老死不相往來的人們，對於世界語，我們也不怪他們唱出「吹竊池水，干卿底事」的高調來。但是，不消說民主政治運動，社會主義運動……一切應時代而起的新運動，正蓬蓬勃勃地打動咱們有血氣的青年們底耳鼓，就是如同家常便飯的教育啊，旅行啊，那一處守得住「家門主義」於是要適應這樣複雜的國際關係——其實是全人類關係——底人們，不得不感着學習一兩種外國語底必要了。

外國語一科，成了各國普通學校裏底一種主要科目。全世界語言大概有幾百種之多，現在最

佔勢力的至少有五六種；平常人雖只須學一兩種就行，可是懂得了甲乙兩國國語，對於兩國人還不免要叫「此路不通。」所以在精通法語、英語、西班牙語的博士，到了俄國，還不得不要一個通俄語的人來做他底翻譯。至於要受專門教育，或者要在國際事業上活動活動的，那就非通四五種外國語不辦。譬如平均學一種外國語要費兩年工夫（最便宜的算法）五種已經要十年了。只學會一些外國的語言——不是實質的學術，要費這麼多的時間，究竟上算不上算呢？如果要使各國語言通得多多益善，那先要想法把壽命延長到幾千百歲再說；否則連做夢也不會成功的！近代人發明了機械，用來節省勞力；發明了鐵路輪船飛機，用來縮短旅程；獨對於語言底空費時間和精力，竟沒有救濟方法嗎？世界語底唯一理想，就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的。我現在再舉數學上排列和合數的一個簡單問題來證明：假設有一個大鎮，鎮上有十個區域，每一個區域都設一個氣機的郵局。每一個區域都用氣管和其他各區域聯絡，那末十個郵局就須裝九根氣管到其餘的九個郵局去。這樣，就可以求得 $\frac{10 \times 9}{2} = 45$ 氣管。這個問題是很平常，很易解決的：只要每個郵局裝一根氣管同中央郵局連接，就可以收受、分發種種的信件了，這在實用上是很靈便的。所以只要九根氣管就够用。

了。咱們用這個例來推論，一個人應用一種公用語，比用那多種的國語，孰便孰不便，不必勞智慧者底囉嗦了！

所以咱們儘可大着膽子，決斷地說，世界語是現代生活所極需要的一種工具，是節省時間，增加效率的一種新發明的利器！

但是世界語底目的，並非只爲了物質上的利益；他所以有重要的價值，還有更大的理想在。『更大的理想，就是人類國際心理 (internacia koro) 底養成和民族偏見底消滅。現代的國家組織，是一種阻撓人類文化底障礙物，未來的理想社會必須建設在非國家主義 (sennacismo) 底基礎之上，這是大家知道的。但在實際上國家主義的打破，卻非常困難。所謂國際的平和與協調，不過在外交家嘴裏邊說說，事實上全不是這樣。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可以說：一大半是由於人類思想感情之未能融洽。人類自從幾千年來就被拘囚在人種和國家的籠子裏，所以要打破國家主義的偏見，決不是容易的事情。現在第一先要使各民族養成一種「國際心理」，滅除人種和國家的臭味纔好。所以最要緊的是各民族思想感情的溝通。民族思想感情隔闕的原因，雖有許多，而最大

的原因卻在於語言。因為語言不通，所以各民族不能互相了解，因不能了解而引起猜疑、忌嫉，這是民族衝突的主因。國際語（就是本書底所謂世界語）的最後理想，就是想從語言的統一，以求得人類的安寧與平和。國際語運動者同時也便是平和和非戰主義底戰鬪者……從這一點看來，國際語底產生，實在和近代一切的社會理想的發生，有同樣的重大的意味，而不可漠視的了。」（引胡愈之先生國際語的理想與現實中底話）

我們再來舉一點關於文化底例證吧：咱們竭力地想把一國底著作譯成其他一切國底文字，可是爲這件事徒然費了好多的勞力和金錢；雖然這樣，而咱們所能够譯的還不過是人類文學中無足重輕的一部分，其餘的人類文學底大部份和他裏邊豐富的各種思想的寶藏，咱們還是不能大家得到。若是有一種世界語存在，那時候在人類底思想圈子內發現的一切東西，都只要譯成這種中立的、公用的文字，而且許多的著作更可以直接用這種文字寫出，那麼，人類一切的精神產物，盡化爲咱們人人都能得到的東西了。又，爲促進這種和那種的專門學術，咱們不得不隨時組織國際會議；可是像現在，那些能够加入這種會議的人並不是想聽了得什麼實益的，又並不是那些確

實願意交換一點重要的東西的，而卻是那些能嚙嚙地說幾國方言的人底時候，那時候這些會議所做的事，是何等可憐啊！

從上面說來，咱們只有一個問題：人類爲什麼需要世界語？結論就是——世界語能使各國，各民族間底人民互相了解，文化互相交換而發展，能給與全人類莫大的利益！

三 世界語有成立底可能嗎

在絕無成見的人，對此簡直不成問題，因為不但駁斥世界語可能性底事實一點也沒有，就是能使人懷疑這事底理由也找不出來。可是在事實上，卻有一般人「像煞有介事」地，帶了科學家堅決自信的態度，定要說：「言語是自然的，有機的東西，和各民族底發音機關所具有的特異之點，以及各民族底遺傳，所居地底氣候，種族底混合……都有極密切的關係。」這些話好像是振振有詞，對於普通人是娓娓動聽的；其實胡言亂道，不值一駁！

言語完全是人類後天的一種經驗，從呱呱墮地就聾了的小孩兒，因為失掉了模仿人家學習語言底機緣，就成爲啞吧，這足見發音機關須經習用而後纔有發生語言底功效。又像我國廣東福建那裏底小孩兒，把他帶到北京去住上一年半載，他就會說一口極流利，極漂亮的北京話，若將任何一國的一個孩子，從生下來就帶到別國去，在那裏教養至於長成，他說那國底話定會和那國底

本地人一樣地漂亮，流利。反過來說，甲國人如生長於乙國，受教育於乙國，隨後要他學起本國底語言來，也是十分困難。就是咱們成人學習外國語覺得十分困難，這雖和母舌底固定（已習慣了一種語言）缺少練習時間，教學不得法，……都有關係，而如其努力不斷地學，也能說得好的，這又足見習慣了甲種語言，未必不可再會乙種語言的。這樣看來，無論何人，除了會他自己底國語之外，再習一種世界的公用語，有什麼不可能呢？

如果人人都會了一種公用語，即使不能學得怎樣完善，而在人類間，聾子，啞吧底頭銜總不會戴了。如果人都感着了這種切要，多設立出專教這公用語的學校來，使人人用極經濟的學習法造就一種應用廣大的言語底技能和知識，也是當然的事實。

日本文學家廚川白村在他底近代戀愛觀裏有幾句話說得好，我要把他借引過來：『無論用多麼大的聲浪，唱改造，革新，如果不用高遠而雄大的理想做目標，依然沒有效力。必定先有高遠而雄大的理想底目標，那末對着他一步步地向前猛進，纔能達到……目的。』創立世界語，何嘗不是這樣！一個人如果沒有高尚，廣博的愛底理想，不管有如何完善的世界語，大家還是不願熱心地去

學，那纔是徒然的了！否則，他決不會不能生存而普遍於人類間的。

現在所最要認清的：世界語這個東西，在他本身上說，究竟能否成立？我從上面的意思歸納下來，結論是：「全然可能」四個大字。

四 那一種語言配作世界語

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辦法：

(A) 採取現成的一種國語，

(B) 採取一種人造語 (*Lingvo artefarita*)。

在前一個辦法，究竟做得到否？如果做得到，那是再好沒有的事，可是世界上很多種類的國語，應該採取那一種呢？照最公平的辦法，應該統計全世界的語言，就應用的人最多的那一種把他公認爲世界語。如果這樣辦，那末中國語纔能當選，因爲操中國語的共有四萬萬多人，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無論在語言勢力素估重要勢力底英語和西班牙語也當退避三舍了！但是中國語是種很難學習的語言，西洋人要學會中國語，至少非五六年不辦，所以要把他提出作爲世界語底議案，是萬難通得過去的。

倘求其次，那麼便是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或俄語了。但是又有一個問題發生了：語言和國勢力很有關係的；如果用了任何一國底國語作世界語，那個國家便能在世界上單獨佔着優勝的位置，在目前國家主義沒有消滅底時候，這也是別個國家所不答應的。或者說：『不妨去選那弱小國底國語來作世界語；如那威（Norvegjo）底語言既很簡易，而且是個弱小國家，不會有別國醋意的。這錯是不錯，可是學起來非常容易，只便宜了他隣居的瑞典（Svedjo）人；其餘的歐洲人要吃虧些；亞非兩洲更覺得非常艱苦了——至少也要五六年纔能學成功。所以無論那種國語當作世界語，別國人學起來總是不很方便。』無論那一國，那一種的天然語（Matura Lingvo），都沒有當世界語的資格的，」語音學家（Henry Sweet）也說過這樣中肯的話。詳見（H. Sweet: Practical Study of Languages, p. 66）

此外還有人主張用拉丁語、希臘語、或希伯來語來當作世界語，其實這些都是一種艱奧的，已死的文字，不消說東方人、西洋人學起來也是要下淚的——配作世界語嗎？

既不能用現代的現成國語，又不能用已死的艱奧文字，那當然要論到後一個採用具有中立

性的人造語底問題上去了。

說到這個問題，反對派就似乎振振有詞地提出兩大否認理由來了：

(1) 大凡一種文字，必先有一種口語作根據。拉丁語是死文字，咱們中國底古文、駢文是死文字，因為現代的活人語言是變遷了，不同那樣的文字之故。人造語是沒有口語的根據的，所以無論那種人造語也都是死文字。大家可再想一想，咱們能不能用人工製造一匹活馬！所以一種人造語終只是一種 *utopia* (烏托邦)

(2) 無論那種口語、文字，只有因文字不合口語，把文字改了的，例如意大利廢棄拉丁文，斷沒有文字去改口語的。所以私造文字要世界的人都把他當作家常便飯去應用，是萬萬不行的！

這兩個理由底謬誤由於(一)沒有考慮人類語言是如何會的原因，(二)不明人造語底歷史和種類以及其優劣底籠統觀念生出來的。關於(一)前面第三章第二段已經論及過了，不再多說。關於(二)我打算在後面再行詳說。

況且即使咱們承認天然語是匹活馬，活馬是製造不出來的；但是咱們卻可以造一部自行車

車來代替一匹活馬。——不但可以用他來代替一匹活馬，他底功能還可以超過活馬！至於能不能通用，咱們且看這個實例：各個海島國所有的那種公共信號底條規，是向來適用的。例如英國水手到日本海岸底時候，把他所要傳達的意思，用旗幟表示種種數目，編成句子；而日本海口的官員看見了，就依着信號底條規，把那表示的數目譯成日本語。這樣看來，如果造出一種詞兒的公用語來代替那種數目的公用語，豈不是更可爽直地表示思想嗎？

如果還有對於人造語懷疑的，請再讀 1905 年第一次萬國大會底宣言：

『……Kaj lingvo efektive finita, ĉiufanke elprovita, perfekte vivpova kaj en ĉiuj rilatoj plej taŭga montrigis nur unu sola lingvo Esperanto, tial la amikoj pe la ideo de lingvo internacia, konsciante ke teoria disputado konpukos al nenio kaj ke la celo povas esti atingita nur per laborado praktika, jam de longe ĉiuj grupigis ĉirkaŭ la sola lingvo Esperanto kaj laboras por ĝia disvastigado kaj ricigado de ĝia literaturo (……事實上已得結束，多方試驗，有完全生活能力，而在各種關係都適用的，只有這惟一的世界

語。凡表同情於國際語的，明白地知道理論的爭辯全將消滅，而實力經營，目的自會達到，所以大家久已合謀推廣他而發展他底文學了。）

『……Ĉar en la unua tempo neniu esploro en la tuta mondo jam dubas pro tio, ke ke lingvo internacia povas esti nur lingvo arta……』

（……國際語底必定是人造語，凡現在曾經探討過的人沒有一個懷疑的了……』

人造語底種類已是很多，現在我們所認為具有被採用為世界語底資格，只有 Esperanto。Esperanto 雖然是人造語底一種，可是他並不是全沒有現成語言的根據的。（後面當詳論）至於講到用文字來改變口語，並非絕對不可能的事，（參看後面第十七章吳稚暉先生一段話）不過比隨口語而改變文字較難一些吧了；何況 Esperanto 也有口語的根據，用他來改變一點現成的口語，也並不是不應該的事！況且學 Esperanto 比學什麼文字都容易（詳見後面）那裏沒有普天下之人同上這條大道底一日呢？

五 人造的世界語究有怎樣的幾種

世界語不是一時間所產生出來的，世界語底理想也不是到了近代纔發生的。在二三千年之前，就有人感覺到人類公用語底需要；在八百年之前就有人着手於公用語底創造。不過在那時候不消說世界主義，國家主義還未見得十分發展，雖有這樣好的理想，終歸變為泡影；雖有好幾種方案，也都成為畫餅。要算成功的，收着佳果的，只有 Esperanto 一種。

要研究世界語成功底事實，不得不先明瞭他失敗底歷史。過分久遠的且不說了；只說最近一百多年來，各國學者提出的世界語方案，差不多也有一百五十多種；其中擬有具體的計畫，而能够引起一時人底注意的，也有六十種之多。現在再就其中最具有價值的十幾種敍說一下。

世界語理想底鼻祖，要算德國底大哲學家，大思想家來布尼茲 (Leibniz)。他在一六六六年發表一篇拉丁文的論文，提議創製一種 Panigratio。（譯意是「標記文字」）說：「使全地球

底各民族，無論採用那一種語言，只要學會這幾個符號，就能够互相了解。」他因研究過中國底方言各處不同，可是用了文字都能相互了解——日本、朝鮮、安南各國底人也都用漢文讀書作文，而得到的一種推想。雖然後來這個計畫沒有得到良好結果，可是在各國有思想有覺悟的人受他底感應不少。努力地要創造一種完善的 Pазиграфо 出來的語言學者，英德法丹麥匈牙利西班牙俄羅斯……都有；就中要算耐爾到滋 (John Wilkins) 柏赫 (Joh. Joach. Becher) 博士 兒加諾 (Dalgarno) 米勒 (Andreas Müller) 幾個人底方案為最重要。

但是這幾種方案，仍都歸於失敗。到了一七九六年，法國人 栖卡 (Sicard) 根據德法文字刊印一種 Pазиграфо 的新方案，這個方案，要算比較地最精密而完備的一種；可惜學習和記憶都很困難。在一七九七年那時候，俄國 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大學教授叫 胡楷 (C. H. Wolke) 的，發明一種完全用數目字構成的新字。這種新字彷彿和我國舊有的電報號碼一般，因為不切實用，終歸於無形消滅。

到了十九世紀底前半，有許多 Pазиграфо 方案中最值得注目的，就只有男爵 加柏倫茲 (von

Gabelentz) 底計畫。他從三十三國國語當中，找出最通行的字母，再從這些字母造成單音字，如 *ba, be, bi, bo, bu, ……* 這種新字，在語學上卻很有價值，不過單音字太多，不便記憶，說話也不容易聽明，實用上不甚適合，以致他雖有許多文語法書和字典底著作，後來都成了古董！

有一個塞爾維亞 (Serbujo) 人叫佩克 (Moses Paic) 的，在加柏倫茲發表他底新字一年以後，也跟着有一種發表出來。每一個數目就是表示一個字。從 10 到 999 作爲語法上底詞尾 (Hilgo) 變化。從 1000 起是表示各種的思想。每個字底文法上底變化，就用這字底數目和文法數目聯結，中間加上一個「+」或「-」符號而成。例如——

3243 是「買」3243+10 是「買主」或「買者」

3243++3 是「那個買主」

3243+101 是「那幾個買主」(複數)

但是因爲數目字底形式既不好看，記憶又很困難，於是他又用了字母來代替數目字，用了「m」代「+」「n」代「-」照前例寫起來就如下式：

3243 = feginanos

買主

3243 + 20 = feginanos

女買主

3243 + 400 = feginenos 買貨的事情

據 pale 自己計算：在常用語裏，只消學會一千個數目的標記，再加上詞尾變化，就可以造成一萬個單字，作文，說話都沒有什麼困難了。這種新字，很受了當時一般人底贊賞，崇拜；可惜他底詞尾變化太多，字底定義和解釋容易混淆不清，美中卻有不足！

後來德國門興 (München) 一個大商人巴須邁爾 (Anton Bachmaier) 用佩克底方案爲藍本，另外造成了較爲簡單的一種數目字的新文字，他曾經把這種新語言編成十八國語言的字典，而且在門興設立一個 Pazigrato 底中央協會，有許多著名的語言學家加入。因爲這種新語底簡明易學，從前各種 Pazigrato 都是望塵莫及的；用作電報號碼，不但清楚明確，而且可以省電報費十分之四；所以風行一時。而第一次萬國大會預定要在巴黎舉行。可是後來這事仍舊成爲畫餅，這究竟是怎麼的呢？原來這種新語只適合於紙上書寫，不適合於口頭談話；編成各種國語字典就

大感困難。他失敗底原因，大概不外乎此。

巴須邁爾發表他底新語是在一八五二年。一八八〇年德國南方有一個教徒叫士來葉爾(M. Schleyer)的，創造出一種叫 Volapük 新語出來。他底字根，從英語變成的很多，採取羅馬字也不少。他當探取底時候，完全用個人底意思，把舊有字改成了單音。例如：

Volapük

這一個字，就是從英語

World (世界)

Speak (語)

兩個字集成的。他底文法上底

附屬格 (genitivo)

牽動格 (dativo)

受制格 (akuzativo)

分用三個元音 (vokalo) a, e, i 來表示。至於主動格 (nominativo) 就依照原字不變。複數統加 s。形容詞尾爲 -is。動詞底位次 (persona) 就在詞尾加上代名詞 (pronomo) ob (我) ol (你) om (他) 複數再多加一個 s。還有時候 (tempo) 和被動格 (pasivo) 就用語頭 (prefikso) 來表示；語氣 (modo) 就跟着位置底次序，用詞尾 (finiko) 表示。文法底構造，大半是德國式，例如：
Lofob kemenis valik, vola lolik, patiko eis pekulivöl, keis konfi doms Volapükke
as bsle med as gletkita netastetana (我愛世界的人類，尤其愛他們相信 Volapük 能夠聯絡各國底文明人類。)

這種新語底結構完密，在以前各種人造語中要算首屈一指了。當他呱呱墮地底時候，不過在德國南部傳布傳布；四五年後，跑進了法國；又四五年，歐洲各國人引 Volapük 爲朋友的，一天多似一天了，當在巴黎開 Volapük 第三次大會時，各地方底會所一共有三百八十三處了。學者已有一百萬人。不消說別人，就是會中底聽差，也都能說漂亮的 Volapük。他能達到這個地步，總算已告成功。他所以成功底最主要的原因，是——

(1) 以前一切人造語是演繹的 (A priori), Volapük 是歸納的 (A posteriori);
 (2) 以前一切人造語是獨創的, 和自然語絕無關係, Volapük 是建築在自然語的基礎上面而只加以改造的。

可是, 「爲山九仞, 功虧一簣,」他好不容易得有如此的成績, 而後來他分裂的時間比那傳布時間還要快好幾倍! 他所以分裂底原因在那裏呢? 原來 Volapük 的一般學者, 要把他完全應用在商業場中——使他營業化; 而且他底單音字太不容易記憶, 有好多字是一個字會有兩個意義的; 字根大多數是杜撰的, 又因語法上關係, 把原來的地理上名詞大改造而特改造, 如 Ameriko (美洲) 要改爲 Melop, Anglujo 要改爲 Nelij, 因爲他底元音字母不許放在字頭字尾的; 有許多人要主張改成簡易些。創始家固執己見, 反對以上的事, 於是—般學者和他底意見如同冰炭不相投, 一天背馳一天了。

到了一八九三年, 俄國有一位叫洛增貝格 (M. Rosenberger) 被選爲環球語萬國學院院長, 他從 Volapük 改造出一種新語來, 叫 idiom neutral (中立語) 到那時候, Volapük 就

算壽終正寢了。

Idiom neutral 底字根，大都從英、德、法、俄、拉丁、西班牙、意大利各語中採來的。他底語法，全建築在羅馬文上面。他底字，許多是法文，如：「問話」用 eske 就是由法文 est, es, que 幾個字集合而成的；又如最高比較級 (superlativo) 底 lepiu 實由法文 le, plus 兩字化成的。他底文裏沒有「有定冠詞」(definita artikolo)。又有音同而義不同的字，如 kar 是「車子」(名詞)，又可作形容詞「可愛」解。有歧義的字，如「哲學」爲 filosofia，作抽象名詞，又可當複數的具體名詞。這些都是 idiom neutral 最欠缺之處，因爲他犯了支離雜亂的毛病。倘若從句法組織上講來，那比 Volapük 更容易得多。例如：

Idiom neutral es usabl no sole pro skreibosion, me et pro perlasion. (中立語不但便於書寫，也便於說話。)

Esperanto 是贊門霍夫 (L. L. Zamenhof) 所創造，一八八七年出世的。Volapük 在一九〇〇年時候，勢力比 Esperanto 大，可是他優點敵不過 Esperanto，所以也終歸於失敗。這句

話，和前列的 Volapük 互相比較一下，便知道了。自從這種最後大告成功的世界語 (Esperanto) 和人們行過見面禮後，除了 idiom neutral 跟了他出來鬧了一陣之外，同時還有許多學者，提出各種世界語的方案，總共有五六十種之多。現在就其中最重要的幾種，列表如下：

- 1888 S. Bernhard: *Lidgva Franca Nuova.*
- 1888 A. Landa: *Kosmos.*
- 1888 M. Henderson: *Langua.*
- 1889 P. Hoinix: *Anglo-Franca.*
- 1889 T. Stempli: *Myrana.*
- 1890 J. Lott: *Mundlingue.*
- 1893 F. Mill: *Antivolapük.*
- 1893 E. Heintzeler: *Universala.*
- 1894 T. Stamm: *Communia.*

- 1894 J. Braakmann: Mundolineo.
1895 E. Beerman: Novilatin.
1897 J. Puchner: Nuove-Roman.
1900 Fr. Kursesner: Lingua Roman.
1901 M. Henderson: Latinese Isliaunum.
1901 E. Isly: Lingnum.
1902 K. Frohlich: Reform-Latin.
1902 E. Molee: Tutionian.
1903 Peano: Latino Sine Flexione.
1903 Molenaar: Universal Pan-Roman.
1904 Huenler: Mundingua.
1905 Zakrzewski: Lingua International.

- 1906 Trisehen: *Ekselesiora*.
1907 Trischen: *Ulla*.
1907 Baufront: *Ido*.
1907 Spitzer: *Pala*.
1907 Dela Grasserie: *Apolenna*.
1907 Thaut: *Langue semprofil*.
1907 Houghton: *Master Langnage*.
1907 Darde: *Logo*.
1910 R. de Saussure: *Antido*.
1919 R. de Saussure: *Esperantido*.

以上許多世界語方案中，在前幾年還有人在那裏倡導的，只有 *Ido* 和 *Esperantido*（是調和 *Esperanto* 與 *Ido* 而成的）兩種；可是他們倆對於 *Esperanto* 終是望塵莫及，只讓 *Esperanto*

一天一天熱烈地在發展，自己卻一天一天冷落衰退了。

五 人造的世界語究有怎樣的幾種

二十九

六 爲什麼世界語能成爲適用的世界語

「適者生存」這是個天演的公例。「失敗是成功之母」這是句可信的格言。Esperanto

發生在後，創始者以前車之鑒，取人之長，補人之短，雖同時有許多世界語學者出來各展抱負，可是因爲贊門霍夫一來富有創造的天才，二來能博通多種語言，三來具有研究的毅力（詳見後面第七章）所以結果只好讓 Esperanto 獨步天下！1919年庫賓拉（Courat）創立一個會叫 Delegacio 調查現存的世界語以那一種爲最好；調查結果只承認了 Esperanto 爲當選。

Esperanto 究竟有如何的優點呢？大約說來，具有下列的幾條原則——

- A 以天然語爲基礎；
- B 組織簡易，精密，而且有豐富性，彈性；
- C 聲調自然而優美；

D 學習異常容易。

因此，他可算是「後起之秀」，既補天然語底缺點而不失其優點，又能戰勝於先後輩出的各種世界語，成功爲一種全球歡迎的公用語了。

七 世界語的創造者和贊門霍夫博士

波蘭 (Polando) 華沙 (Warsaw) 市上，有一所屋子，又簡陋，又狹小；面對着諾伏利俾街，室內擱一桌，七八個青年的學生一塊兒挨坐在那裏。窗外北風正在緊緊地吹着，碧空中盡充滿了蕭殺之氣，而窗內溫氣四溢，如同陽春。一個青年右手執着片紙，用左手在桌旁斜支着他底身體，站着了朗朗地讀詩。他所發的聲音，不是德語，不是法語，英語，也不是波蘭語，那就是贊門霍夫自己創造而告成功的 Esperanto。這是在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五日，他最初向朋友們發表底一種情景。

贊門霍夫博士是波蘭人。他生於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當他底父母住在比也里斯多克 (Bialystok) 地方底時候。贊門霍夫是長子。他有三個弟弟，二個妹妹。他底父母都是猶太 (Tudo) 人，父親名叫馬庫斯 (Markus)，是個規行矩步的學者；母親名叫蘇斐 (Rozalia Soffer)，是個商人底女兒。贊門霍夫底父親從贊門霍夫出世起一直住在華沙，在一所學校教授外國語和地理，家境

清貧，曾兼任外國語新聞校閱員，補助他底生計。

當初贊門霍夫住的比也斯多克那個地方，居民有波蘭人，猶太人，還有日爾曼（Germanujo）人，俄羅斯（Rusujo）人，各操本國的語言，常常因為情意底誤會，有的吵嘴，有的打架，鬧個不休，贊門霍夫本是個慈悲博愛的人，眼見這種情形，就感到語言各別底患處。他在中學底時候，又知道要精研科學，非通外國語不可，越能通多種的外國語，纔越能吸收科學的知識；可是只費在學習文字上的苦工已將够受的了。於是他更覺到公用語底必要，而立志從事公用語底創造。

他的理想中底公用語，是要建築基礎在天然語上的；後來他進了莫斯科大學（Moskvo-Universitato）把德、法、英、俄、拉丁、希臘各種文字都精明地讀過了一番，Esperanto 就此醞釀而出了。

他在大學習的是醫科，先內科，後眼科。他在二十六歲得許可狀做了醫師。他因為憐恤貧民之故，收入的醫金非常之少。每逢所診治的病人，不幸而死了，如有送醫金來，贊門霍夫很慚愧地推卻不受，說道：『我不能使他病好，醫金何敢領受！』他這種仁厚態度和現在社會上一般「說真病賣

假藥」和「注射一針六零六非大洋十元不可」底營業醫生們相比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後來他因爲不忍見人家子喪，母慟底慘狀，由內科而改爲眼科醫生。不過當他從事醫師生活底時候，正是他構造 Esperanto 聚精會神底時候。診治病人不免有草率之處，因此請教他的漸漸地少了。他本是個窮措大，到這時，生活竟大感困難。於是他底父親常常勸阻他說：『要是你再把創造什麼公用語底奢望橫在腦筋裏，你便沒有生存在這世界底希望了！』勸是由他父親勸，他還是幹他底。

他費了好幾年的心血，竟把 Esperanto 完成了。他底母親非常地獎勵他。不料，那時 Volapük 已先在各種文字底報紙雜誌上大登廣告，說是完成的國際語出世了。贊門霍天底父親偏又嫉善如仇，在他發表 Esperanto 底幾天後，把他底底稿搜集了去，三年後更把他燒燬了。

受了這種打擊，如在別人，早就心灰意懶了；贊門霍夫獨不然。他把 Volapük 來研習了一下，覺得自己底 Esperanto 還比他精善得多，於是他重整旗鼓，苦心孤詣地積了七年工夫，纔把

Esperanto 底再稿造成。其間自爲翻譯，力加練習，到這時，該正式發表出來了；可是他一來小心謹慎，二來經費無着，到了一八八七年，他纔在報紙上登個廣告，招各國的同志們去學習。

這年贊門霍夫是二十八歲，夏天和施爾柏妮 (Klaro Zilbernik) 由戀愛而結了婚。他纔把 Espranto 底第一書 (Unua Libro) 署了著者「希望者博士」(Dro. Esperanto) 的假名，發送到世界各地，這就是出於他底貌美性和而深慮的妻子底幫助。

他第一書發出兩三個月以後，覆書道謝和質疑者，陸續不斷；內中且有一位叫 Privat 的就是用 Esperanto 作回信的。贊門霍夫於此越自信 Esperanto 底可以成立，一八九四年，他把語法 (gramatiko) 書和詞典 (vortaro) 贈送給他少年時代所欽慕的託爾斯泰 (Tolstoj) 託爾斯泰，也以極表同情的回信答他。

一九〇五年布倫 (Boulogne) 開第一次萬國世界語大會，贊門霍夫被邀到會，贊門霍夫本生性荏弱，在公衆演講，好像「新婦初見公婆面」一般，他似乎很羞澀地覺得困難。後來年漸老，每到大會，立講壇，當說及世界語底理想和計畫底時候，聲浪漸高，倒大有青年時代底感慨激昂的氣

象了。

他孜孜於 Esperanto 無時有倦容。他只希望人類間靠了一種公用語，免除隔膜，實現親愛。

不料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享年只五十九歲。他就和世人永別於波蘭戰區！

八 世界語底構造如何

Esperanto 之所以優於別種人造語，前面已說過幾條原則；他所以具有那幾條原則，不外贊門霍夫是應用科學方法造成之故。他底合於科學方法，最重要的不外兩層：

A 合於論理學 (logiko)

B 合於學習心理 (psikologio de lernado)

現在就他底構造逐項說明如下：

A 發音容易，而且沒有變化：

天然語中往往有一個字母念幾種音，或同一字母在這裏有音，在那裏沒有音。Esperanto

共有二十八個字母：元音 (vokalo) 五個，都只念一個音；輔音 (konsonanto) (內中一個是半元音) 也都是獨立一個聲。結合元音有兩個。在字 (vorto) 裏底拼音，和咱們中華國音差不多。輔

音後接元音，拼成一音；元音前無輔音，或輔音後無元音，都單獨輕念，就是了。例如——

Esperanto

Internacia

所以正音法 (ortografio) 在 Esperanto 是很容易的。

B 重音 (akcento) 有定位：

重音是詞調底一種；在天然語中重音底位置往往極無規則。例如英語，常常有同一個字，因重音底不同，而有語法上詞性 (parto de parolo) 底變換。例如：present 是作「貢獻」「贈送」解，而同時又是「禮物」底意義了。Esperanto 底重音是一定的——在每字逆數（自右至左）第二音節。例如——

Esperó

Esperánte

C 主要詞類，都有語法上一定的詞尾 (finigo)：

名詞 (substantivo aŭ nomo) 是 o;

amik-o (朋友)

形容詞 (adjetivo) 是 a;

bon-a (善的)

副詞 (adverbo) 是 e;

rapid-e (快快地)

動詞 (verbo) 表現在式 (tempo estanta) 用 as, 如——

leg-as (現在讀)

表過去式 (tempo estinta) 用 is 如——

leg-as (已讀過)

表將來式 (tempo estinta) 用 os 如——

leg-os (將要讀)

表命令請求和希望語氣 (ordona modo aŭ imperativa modo, peto modo, kaj espero modo) 用 u, 如——

leg-u (讀);

表虛擬語氣 (kondica modo aŭ subjunktiva modo) 用 u, 如——

leg-us (或讀, 也許讀。)

在天然的外國語中都有些極複雜, 極麻煩的別位 (deklinacioj) 和變動法 (konjugacioj); 而且不但每個字的每種別位和變動法有一個不同的形式, 而在每種別位或變動法中更有許多的不同的形式; 譬如在每一個變動法中, 不但每個「時間」每個「語氣」有多少不同的形式, 而在這每一語氣中底每一身 (persono) 和每一數 (numero) 都有不同的形式。咱們學一種外國語, 第一先要把這些語法上的表一一用了死工夫硬記起來; 弄了一年半載, 還往往莫明其妙的。在 Esperanto 如上面所列的動詞式, 只消幾分鐘就可學會, 而且不容易忘記, 不至於混亂。至於別位, 在 Esperanto 中是全然不需要的, 因為都可用介詞 (prepozicio) 來代替他們。人都見了腦子

痛的。語法上底動詞，Esperanto 既這樣簡易地解決了，還有一種更麻煩的什麼分詞（或稱兼詞 participo）在 Esperanto 中也是很乾脆地只有三種詞尾：

主動分詞

賓辭分詞			現在時	已過時	未來時
現在時	estis amanta	estas amanta	estas aminta	estis aminta	estas amonta
已過時	estis amanta	estas amanta	estis aminta	estis aminta	estis amonta
未來時	estis amanta	estas amanta	estis aminta	estis aminta	estis amonta

被動分詞

賓辭分詞			現在時	已過時	未來時
現在時	estas amata	estas amata	estas amita	estis amita	estas amota
已過時	estis amata	estas amata	estis amita	estis amita	estis amota
未來時	estis amata	estas amata	estis amita	estis amita	estis amota

不定式假定式命令式亦可與分詞配合如下表

命 假 不	令 定 定	式 式 式	語 式 分 詞		
			現 在 時	已 過 時	未 來 時
			esti estus estu	esti estus estu	esti estus estu
			} <i>amanta</i> (主動) <i>amata</i> (被動)	} <i>amanta</i> (主動) <i>amata</i> (被動)	} <i>amanta</i> (主動) <i>amata</i> (被動)

您警眼看去，照這樣的動詞和分詞底變動法，是簡單異常，這種語言定要失去牠底柔和性 (fleksebleco) 了。可是實際上這全是過慮！他底這樣變動法，不但能表示思想中極小的分別，而且表示得比天然語用那極複雜，極紛亂的表所表示的，更為精密，切當。要知道 Esperanto 所拋棄的，並非語言中所必需的，而全是那些餘多的，無用的糟粕！切實地說：咱們為什麼每一身，每一數都格外需要一套字變 (serio da finĝoj) 而其中底每一時和每一語氣又要另一套字變呢？這一切全是贅瘤，因為在動詞前的代名詞，已經完全表示出他底「身」和「數」來了。

D 中性名詞 (substantivo aŭ homo)

沒有性 (sexo) 底區別。天然語中往往有關於人性之外的名詞，也分別什麼陰陽性來。

例如：『頭』(kapo) 在德語中是陽性，法語則屬陰性，拉丁文又爲中性。這種如果算爲精密，實在精密得「豈有此理」了！Esperanto 裏這些實字底屬性完全拋棄了，因爲他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E 冠詞 (artikolo)

冠詞，本是極虛空的一種指定詞，Esperanto 中只有一個 la；只要知道作虛是指定用時，三歲的孩子也不會弄錯的，而在語法上並無什麼疏忽或混淆之弊。

F 語句中字底配置，十分自由：

語句底組織，本有種自然的定則；如日語說

我書讀。

在中國語非說

我讀書

或

書，我讀

不可。這究竟爲什麼呢？還無非是一種國語底習慣，非可適用於世界公用語的，因爲世界語是給全世界的人用的，若是語句只有一種極狹窄而固執的規律，許多人就要叫苦連天了。Esperanto 是把這層難關，也打破了。可是他何以能够配置得十分自由呢？最淺顯的有兩端：——

(1) 目的格 (akuzativo aŭ objekto) 有一定的詞尾：

凡是目的格——受制於動詞，分詞底名，代詞，形容詞，或分詞詞尾一律加「n」例如：
我請求他

這句，「他」是個目的格，在 Esperanto 有下列的幾種自由的配置法——

① Mi petas lin.

② Mi lin petas.

③ Lin mi petas.

④ Petas lin mi.

⑤ Lin petas mi.

⑥ Petas mi lin.

無論他怎樣顛之倒之，因為『L』(他)裝了個『』之故，決不會因字底順序改變而誤會把『我』(mi) 作目的格的，如果要成爲：

他請求我

這句，只消把『n』搬家——裝在『E』字上，就得了。

就是像前面

我讀書

那個例句，因為 libro 是目的格，只要把他作爲 libro 任你去配置，決不致變爲
書讀我

這樣的解釋的。

還有像——

Mi faras la bruon granda (我使聲音大。)

Mi faras la bruon grandan (我作大聲。)

這裏前一句 granda 是補足詞 (komplemento)，後句他被加了『n』就成爲“bruon”底附加字 (modifajo)，而兩個“faras”意義就不同了。

類似的例還有——

Mi nomas la linguon univeralan Esperanto (我叫這語言作 Esperanto)

Mi konas la linguon universalan Esperanton (我知道這世界語 Esperanto)

再看——

Mi amas mian fraton pli ol mia fratino (我比我底姊姊更愛我底哥哥。)

Mi amas mian fraton pli ol mia fratino (我比愛我姊姊更愛我底哥哥。)

前句“fratino”也是主詞，他後面省去了“amas lin”後句“fratino”是受制於他前面

底動詞 *amas* 的，所以加『*n*』只是一個『*n*』之出入，兩句底意義大不相同了。

從上面三種例看來，有了這個目的格，詞尾『*n*』不但意義底構成可使十分自由，而且能够簡括而精確。

(2) 目的格和複數 (*multombro*) 底詞尾，在形容詞是跟着名詞同樣而變動，所以某個名詞和他所附加的某個形容詞，在語句裏即使隔離得很遠了，還是一望而知他甲和乙是相關，丙和丁是相關，不致鬧張冠李戴底亂子。

G 數詞 (*numeralo*) 組織法和咱們漢語同：

像英語底數詞，『三』叫“three”，『十』叫“ten”，而『十三』並不叫“thirteen”，而爲“thirteen”，『三十』又變作什麼“thirty”了。這是缺少類化作用，記憶上是很費事的。像咱們漢語，只要『零』『一』到『十』『百』『千』『萬』……幾個單位數詞懂得了，類推而疊用，一法而萬法通的，*Esperanto* 也是如此。

unu	du	tri	kvar	kvin	ses	sep	ok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naŭ	dek	cent	mil	miliono			
(九)	(十)	(百)	(千)	(百萬)			

要說『二十七』就是“*du-dek-sep*”說『二百五十』就是“*du-cent-kvin-dek*”。分別次序的數詞，在漢語只須數詞前加一『第』字。在 *Esperanto* 只要數詞後加一『*a*』就行了。例如——

今年公歷是第 1923 年，這『1923』就是，

nul-naŭ-cent-du-dek-tria

H 連詞 (*konjunktio*) 前置詞 (即介詞 *prepozicio*) 底構造非常便利。

連詞表

這類字沒有語尾

alie	否則	ke	即
almenau	至少	ol	比
au	或	por ke	以爲, 意欲
car	因	se	如, 倘若
cu	究竟, 抑	sed	但
do	於是	sekye	所以
dum	而, 同時	tamen	雖然
jen...jen	忽...忽	ju pli...des pli	愈加
kaj	與, 而, 及	ju malpli...des malpli	愈欠

前置詞表

這類字沒有語尾

al	於, 向, 及	kun	同, 帶
----	---------	-----	------

anstataŭ	代	laŭ	照, 按
antaŭ	在前	malgraŭ	雖, 不願
apud	在旁	per	用, 以
ĉe	在(指場所)	po	每組
ĉirkaŭ	週圍, 大約	por	爲
de	從, 之, 底	post	在後
dum	際, 當其時	preter	經過
ekster	在外	pri	關及
el	從中, 出於	pro	因
en	在內	sen	無, 失卻
ĝis	迄, 直至	sub	在下
inter	中間, 際	super	上面

je (此字無定義)	在	sur	在上
kontraŭ	逆對待	tra	穿過
krom	除此	trane	橫過，對面

I 疑問語句有一定的疑問詞 (demanda marko)

在英語如果動詞是『是』或『有』，必須倒裝在主格前面來，纔可表示語句底疑問；別的動詞就不行，只可頭上加“do”或“did”或“does”，這究爲什麼？理由何在？誰也說不出一篇大道理來。Esperanto 裏除語句裏有了疑問代詞——如 *kia, kiam, kial* ……——不再用別種疑問詞之外，凡要表示疑問口氣的，只須在語句頭上加一個“*ĉu*”就行了——這比咱們中華國語用『嗎』『呢』疑問句助詞還方便。

J 關係代名詞 (korelativa pronomo) 和關係副詞 (korelativa adverbulo) 容易記憶：

上面所述各種語法上底變化，都很簡明而易記。關係代名詞底花樣是比較多些，可是一共也只有四十五個，並且變化是全有規律的。例如——

緣	品	原
故	質	義
某個緣故 ial	某種 ia	不
每個緣故 cial	每種 cia	定
何故 kial	何種 kia	個
無故 nenial	無種 nenia	別
那個緣故 tial	那種 tia	(疑 或關係)問
		否
		定
		指
		定

從上表看來,“ia”“ial”算是個根,加“ci”表個別,加“ni”表疑問,加“nen”表否定,加“p”表指示。除上表外,還有七種,都是相同。只須把根和接頭的四種式樣記住,就全都不會弄錯了。

“via”“vial”……是表遠指,表近指怎麼樣呢?只須加 l “ci” 成爲

tial-ci (或) ci-tia

tial-ci (或) ci-tial

就是作『這種』『這個緣故』……解釋了。

K 語法簡易而沒有例外:

咱們學一種外國語，在語法上要費上多大的時間和腦力，到後來自己應用起來還不免有格格不通之病。如同啞子念心經一般，又像大律師背法律似的，把納氏文法（*English Grammar Series*. By J. C. Nesfield）爛熟胸中，中國學生還寫不了一篇通順的短篇英文的，所在皆是呢！這究竟是什麼緣故？不外天然語語法底過於繁複，而例外錯綜疊出，記憶和使用十分困難吧了。英語底語法算是簡易的，尙且如此，法語，德語底語法更是要累死人的！

Esperanto 底語法只有十六條，且沒有例外。初學者只須費幾點鐘就可全都學會了，要是於任何一種語法已有了些基本觀念的，語法簡易，這是 *Esperanto* 具有適用爲世界語底最大一個原則。

L 字底配合和採用都自由：

(1) 接頭字 (prefixo) 接尾字 (sufikso)

大凡一種優良的語言，不但是語法簡易，使人易懂，易用，就算了；因爲咱們人類底思想一天複雜一天，一天自由一天，發表思想的工具也不是粗陋簡便而刻板者就能應用自如的，非更具有精

確性，豐富性，柔和性的不可，這在一國的國語如此，在全世界的公用語尤其應該如此。

Esperanto 究如何呢？他有精確性，豐富性，在這章前面已有幾處說及過了。他底豐富性究在那裏呢？就是接頭字和接尾字的便利！譬如現在做官的都是男子，可是女子參政正是鬧得興高采烈，如果女子達到了做官的目的，怎樣地稱她們纔和男子有別呢？又假如明天有人選了一種很新奇的職業——在空中作工，這種職業家怎樣稱呼他呢？又設或有個人生個古怪的小孩——一個男，一個女連為一個的孩子，這孩子屬於什麼性呢？……這些字，Esperanto 中都早已預備得周周到到的了——就不過是有接頭字和接尾字。現在舉幾個例來看——

接頭字: mal (表相反)

bona (好的善的)

mal-bona (壞的惡的)

mola (軟的)

mal-mola (硬的)

amiko (朋友)

mal-amiko (仇敵)

rapide (快快地)

mal-rapide (慢慢地)

ge (男女性合稱)

edzo (夫)

ge-edzoj (夫妻)

patro (父親)

ge-patroj (父母)

studento (男學生)

ge-studentoj (男女學生們)

接尾字: in (表陰性)

avo (祖父)

av-in-o (祖母)

bovo (雄牛)

bov-in-o (雌牛)

koko (雄雞)

kok-in-o (雌雞)

et (表弱小)

pluvo (雨)

pluvet-o (雨滴)

lago (湖)

lag-et-o (池子)

kanalo (運河)

kanal-et-o (溝)

八 世界語底構造如何

igi (表變成)

ardi (坐)

sid-igi (坐下去)

perdi (失落)

perd-igi (消滅)

接頭接尾字共有三十七個，再加上兼職的別種詞，變化已不少；而且一個字根 (radikvorto) 可以接上幾個的接頭字和接尾字，自然新字會層出不窮了。大概每一千個單字 (simpla vorto) 平均可以化成三萬來個新字 (nova vorto)。不過學者不可把這事看得太容易，瞎七搭八地變化，致出於推理之外，使人莫明其妙！只有一個接尾字 “-um” 是沒有意義的，他被加在別個字裏，沒有推理底系統可找；如 kolo 是『脖子』，kolumo 是『硬領』，parto 是『一份』，partumo 是命分，好在常見的不過二十幾個字，特別硬記一下，就得了。

(2) 結合字 (kunmetita vorto)

有了接頭，接尾字，還不免有不够用或者用的不甚方便底時候，將怎樣呢？還有結合字老先生來幫您底忙。

兩個單字結合起來成爲一個字，作一個意義解，這叫結合字。例如：

fero (鐵)	vojo (路)	fer-vojo (鐵路)
akribi (書寫)	tablo (桌子)	skrib-tablo (寫字桌)
silko (絲)	vermo (昆蟲)	silk-vermo (蠶)
multa (多的)	numero (數目)	multa-numero (多數)

因爲上面這兩種關係，Esperanto 底單字字根非常之少，即使一本百科字典 *Enciklopedia Vortaro* 也不過及 Webster 大字典八分之一那麼厚，而應用的字並不減少而反能加增。而且因字根少，同音的單字是很難找到幾個了。

(3) 採用別種語言中底通行字

創始家早已毫不固執地主張：凡各國底恒河沙數的地名，以及許多得了世界學者公認的學術名詞，在 Esperanto 就可直接採用過來，不另造新字。例如：

『倫敦』仍可寫爲“London”，『柏林』仍可作“Berlin”，『上海』照舊可寫“Shanghai”。

『蜜蜂』仍可用“*Antophilia*”這個學術名。因此 *Esperanto* 有了這許多現成貨，資本流通，不但無庸慮其破產，且敢保其生意興隆了。

或者要懷疑道：“*Esperanto*”可不是一種十分地有條不紊的語言嗎？如果加了各種天然語中底詞尾漫無規則的新字進去，將來 *Esperanto* 還不是和天然語一樣地不規則，有例外嗎？我當脫帽三鞠躬誠懇懇地答道：『先生別作杞人憂天之想！探現成的新字到 *Esperanto* 裏，並無礙於他底原有系統？地名只是私名（*propria nomo*），一望而能辨知的；要不然，接踵而出的什麼書啦，什麼報啦，無論用到那種語言中去，可也會叫讀者聽者喊「此路不通」嗎？地名和書報名有什麼兩樣呢！至於學術名，反正都只作專門解釋的，多了這些字，也不會弄不清楚的。例如在咱們漢文中「邏輯」「德謨克拉西」「安那其主義」「辟克泥克」……這些古怪的譯名，還不是不能望文生義，而必要專考他底特意義纔可明瞭的嗎？現成的學術名毫不妨礙 *Esperanto* 底組織，和上列這些譯名闖進到我中華國語的王宮裏來，一樣地「百無禁忌」』

從上面各條看來，學 *Esperanto* 對於記生字，記語法底工夫，比任何天然語都可同大減價

似的，折扣而又折扣了。而且他是創始者，有意根據於嚴密的思想律造成的，他底豐富性，柔和性，清清楚楚地印在咱們底腦膜上了。至於他底章法，也不算難。現把託爾斯泰給一個中國朋友底信首一節，抄在下面——

Estimata Sinjoro:

La vivo de ĥina popolo ĉiam tre interesis min, precipe la ĥinan religian saĝan librojn do Konfucio, Mentze, Laotze kaj aliajn komentariojn.

(譯) 敬愛的先生:

中國人民底生活，我時常覺得很有趣味。……中國聖人底書，如孔子底，孟子底，老子底以及別個，我更歡喜得了不得。

又可從上面許多例裏看出：Esperanto 底字根和英德法……底現代語常有相類似的。有幾種詞尾，是和意大利文相同的。此刻再來舉幾個例：“la”等於法語底“la”，“table”（『桌子』底根）相像於英語底“table”。這可見他在天然語底基礎了。

總上說來，“Esperanto 是不下淚的拉丁文”，外國人這句話並不算吹什麼法螺的了。

Tolstoj 說他學會 Esperanto，只費了兩點鐘。在一八九五年有幾個瑞典 (Svedujo) 學生到 Odaso 去旅行，他們只會說瑞典話和 Esperanto，那裏有個新聞記者要和他們談話，乃在一個早晨去拿了一本 Esperanto 讀本來讀（他以前沒有懂 Esperanto）不到一天，他便能同那幾個學生談到甜津津的了。去年（一九二二）十二月間，到上海來遊歷的美國一個候補總統塔爾 (Sro. Parley Tar)，他也說他開始學 Esperanto 就是這次遊歐洲底時候在輪船裏幾天的工夫；而我們聽他在上海時底 Esperanto 的談話和演說，已經很純熟而流利了。有學問的人學 Esperanto 更快些，是真的；可是沒有學問的人學起來，也有可驚的成績，因為學 Esperanto 並不用什麼根底的。

九 世界語和世界語主義

前面第二章裏，不是已說過所以要有世界的公用語，爲的是使全人類因互相了解而消滅戰爭，發揮固有的愛情和平的精神，而謀各國文化底世界化嗎？Esperanto 所以能充作正式的世界語，不但是由於他具有上面所述的種種文字形式上底優點罷了；在贊門霍夫創造底初旨，就是出於『人類愛』(homarano) 底原動力。

請看他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宴會時唱的一首讚美詩——

Malamikeco de la nacioj

Falu, falu, jam terry' estasi

La tuta homaro en familio.

Kununuigi sin devas.

九 世界語和世界語主義

(譯)國民間底仇視，

降落，降落，時候已到！

全球合成一家，

人羣相親如同胞。

他還會說：

Sur neŭtrala lingva fundamento forigi la murojn inter la gentoj kaj alkutimigati la homojn, ke ili vidu en sia proksimulo nur homon kaj fraton.

(譯)在中立語的基礎上，消滅種族間底隔膜，養成人們看待隣人們如同兄弟一般底習慣。

Zamenhof 爲什麼自己隱名叫作『希望者』(Esperanto)爲什麼也就把這“Esperanto”作爲這種世界語底名稱？不外他希望達到『人類愛』底實現罷了。這再看他底 Himno Esperantista (世界語頌) Espero (希望)中底一節——

Sur neŭtrala lingva fundamento

Kompreneble unu la alian,

La popoloj faros en konsento

unu grandan rondon familian!

(譯)在中立語的基礎上，

彼此得通情達意，

人民在和和睦睦中，

造成一大家族的團體！

所以咱們不要世界語則已，不願學 Esperanto 則已，如果要的，願學的，不但要達到看得懂，寫得出，說得來，如同鸚鵡一般的張嘴弄舌，就算了；如果這樣，只配稱作 Esperanta iernanto (世界語的學習者)，還够不上 Esperantisto (世界語學者) 底資格！——因為他缺少了世界語底真精神；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懂得 Esperantismo (世界語主義)。

咱們每個都是『人類一份子』(Homrano)，咱們當各盡這一份子底義務，使這世界開自由

之花，流博愛之泉，結和平之果！要達到這個目的，非懂得 Esperanto 而富有 Esperantismo 的精神不可！Esperanto 不是贊門霍夫底私有文字——他也不會把 Esperanto 據爲己有——乃是咱們所公有的；不僅是咱們公有的文字，而且是咱們心靈之藥，人類間堅壁底一顆炸彈！

西班牙有個男同志和英國一個女同志，因用 Esperanto 通信而成戀愛，在第七次萬國大會中行了結婚禮。歐戰時，德國有從軍的 Esperantisto 父子失散了，後來父子各發信給各國同志代尋，同志們都竭力訪問，父子竟得重逢。這些雖是 Esperantujo 中底佚聞韻事，無足重輕；然也可以見到 Esperanto 底人類愛的精神了。從來有些假惺惺投到綠星 (Verda stelo) 旗下踏進 Esperantujo (世界語領域) 來，想營私圖利的人，污辱咱們這神聖的 Esperanto，咱們一面自然不免嫉恨他們底行爲，一面也得要拯救他們底心靈——使他們能夠澈底了解 Esperantismo 來作咱們世界精神革命軍 (anima revalucisto de la tutmondo) 底忠將！

說也可惜：今年 (一九二三) 八月 Universala Kongreso (萬國世界語大會) 在德國努連坡 (Nürnberg) 開會，到會的五千多人之中沒有一個法國和比利時 (Belgiujo) 人；這並不是

這兩國沒有 Esperanta samideano (世界語的同志)同志在那裏是很多的,原來他們痛定思痛,因為德國和他們是歐洲大戰 (Europa Militigo) 底仇敵,就相約不顧身臨其境,去圖一星期的『全世界大家庭』底團叙之樂。啊! Esperantisto 還存着國界底念頭嗎?還記着戰爭底仇恨嗎?咱們要明白:大戰何由起?雖然原因複雜,可是彼此不相了解,沒有把『人類愛』燃燒起,可說是個大原因; Esperantisto 正因此覺悟,既往不咎,來者可追,當努力於 Gsamideanoj (男女同志們) 底團結,達到創始家所希望的希望!比,法底朋友們底頭腦中,還不免被偏狹的愛國主義 (patriotismo) 的薄膜蒙着,這對於 Esperantismo 上不無有些缺點!咱們只馨香禱祝着; 此一遭,下不爲例!

一〇 世界語運動底歷史

凡是一種革新運動初發生時，社會上少見多怪，或者冷淡視之，或者反對隨之，這新產物要和舊思想，舊人物激戰，自然不得不費九牛二虎之力。在 Esperanto 運動之前，雖然已有過好多次世界公用語運動爲其先導；可是因爲往者都歸失敗，Esperanto 出世，人家又視爲『一邱之貉』或看作『一代不如一代』當時要在社會上有如何順利的感應，當然是如同癡人說夢。

Esperanto 出世到現在，屈指已有二十六年，他經過的情形究竟怎樣呢？現在劃成四個時期，分說如下。

(A) 俄羅斯時期：

一八八七年六月二日，第一書發表。一八八八年一月，第二書出版。同年六月，第二書底增刊出世。德國有位老新聞記者，在那年十二月發起第一世界語學會 (Unua Esperanto-Asocio) 於

德國努連坡 (Nürnberg)。

一八八九年贊門霍夫博士發行第一世界語學者地址錄。九月一日，Esperantisto 報出版。Bulgarijo 底 Mondlingvisto (世界語學者) 報也是這年發行的，可惜曇花一現，四個月後就短命了。

一八九〇年，贊門霍夫 (Dr. L. L. Zamenhof) 把真姓名宣布了出來。這年即行四種世界語讀本，就是用丹麥 (Danujo) 挪威 (Norvegulo) 意大利 (Italujo) 西班牙 四種文字註釋的。布加利 (Bulgarijo) 在本年出一種報，名叫 La Espero (希望)。

一八九一年，第一世界語學社成立於海參威。這年有三三課讀本出版，是用十二國文字註釋的。

一八九三年，由法國侯爵波弗倫 (L. Beaufront) 提議，公定五角綠星爲世界語的聖徽 (Sankta Signo)

一八九四年，普通字典 (Komuna Vortaro) 練習課 (Ekzerco) 和 Hemleto 同時出版。

一八九五年，La Esperantisto 上登載了託爾斯泰底譯著，被俄政府禁止入境，就因此停版。這年一二月，發行 Lingvo Internacia（國際語）報於瑞典底烏布薩拉（Uppsala）。

一八九六年，贊門霍夫有一首勉勵同志的詩叫 La Vojo，發表在六七兩月底 Lingvo Internacia 中。

一八九七年，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底希望社（Espero-Societo）發行世界語年鑑（Jarlibro）一冊。

（B）瑞典時期：

一八九八年，法國波弗倫創辦 La Esperantisto 報。

一八九九年，一月十八日，那味葉（Ernest Naville）報告世界語於法國底學士會。

一九〇〇年，波拉（Carlo Bourlet）發起巴黎世界語學社。

（C）法國時期——各國時期：

一九〇一年，新出版的雜誌，有荷蘭的先鋒，比利時之鐘，保加利亞底環行者，坎拿大之光，布希

米底學者……多種。

一九〇三年，贊門霍夫底基礎的文選 (*Fundamenta Krestomatio*) 出版。瑞士底希望，天主教底希望，法國底少年世界語學者，奧國底世界語學者，Oostky，都在這年中開始出版的。

一九〇四年，巴黎有世界語學者印刷社成立。法國底大書店叫 *Hachettes et Cie*，印行世界語書報。全球世界語年鑑，也是在這年開始發行的。

(D) 國際時期：

一九〇五年八月五日——十三日間開第一次萬國世界語大會 (*Universala Kongreso*) 於法國底布倫 (*Boulogne-sur-Mer*)。

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五日，在瑞士開第二次萬國世界語大會。設立語言委員會 (*Lingva Komitato*) 和中央委員會 (*Centra Komitato*)，日本底 *Esperantisto* 和美國底 *Esperantisto* 以及法國底 *La Revuo* (評論) 幾種報，都在這年中出版的。日本底日本世界語學會也於這年成立於東京、橫濱、神戶、大阪、京都、名古屋等處，會員共有四千多。

一九〇七年（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二日——十七日，開第三次萬國世界語大會於英國。這次有最可注意的三件事：

(1) 實行 *Speso* 制。

(2) 德人赫勿勞 (*Haveler*) 創辦世界語匯理銀行 (*Weltbanko Esperantista*) 於倫敦；

(3) 中國人劉師培在上海組織世界語傳習所。

一九〇八年八月十七日——二十二日，開第四次萬國世界語大會於德國。四月二十八日，寰球世界語會 (*Universala Esperanto-Asocio*) 本書中以後縮寫爲 *U. E. A.* 也成立了。六月十二日又成立了一個學士會。 *Oficiala Gazeto Esperantista* 這個雜誌，也是這年出版的。

從一九〇九年以後，也每年輪流在各國京都開萬國世界語大會一次。

有人說文明國家中有意大利排斥 *Esperanto* 其實這和事實不合。當一九一四年三月到十一月，意大利在熱那亞 (*Genova*) 開國家航海博覽會，他底說明書用 *Esperanto* 譯成，而且印一種紀念明信片，上面獨標以 *Esperanto*。

第十三次大會，是一九二一年八月在捷克（Ceĥoslovakujo）底京城布拉哈（Praha）開的。到會者有五十三國，二千五百多人。所有儀式（ceremonio）會議（kunsido）演說（parolado）演劇（teatraĵo）音樂（muziko）完全使用 Esperanto，雍雍睦睦，就竟實現了一星期的 Esperantujo（世界語領域）。同時還有醫生、科學家、教員、勞動者、少年團……舉行會議。國際聯盟事務局，國際紅十字會，國際勞動事務局底代表，大會中也都正式招待。同年，日本橫濱有 Esperantista Klubo 和 Esperanta Komenco Korporacio 兩個團體底組織。

一九二二年四月間，因上年國際聯盟會開會時有十三國代表提議：請各國政府採用 Espero 爲國際輔助語，并正式加入學校課程事，特在日內瓦開國際世界語大會。出席代表有二十八國，九十七人。中國出席的有黃涓生，區聲白（都是里昂中法大學學生，受該校世界語學會底委派，）和教育部代表方萬笏三個人。該會議決案共有八件，結果甚爲圓滿。黃涓生并被推爲國際世界語編譯會籌備委員之一。

一九二二年第十四次萬國大會在芬蘭（Finlando）底京都赫星基（Helsinki）開會。

期是八月九日——十五日。該地濱海，島嶼環抱，風景秀麗，足以使遊客留戀而忘返。大會印有『旅客指南』一大冊，以便會員應用。世界語的郵局、電報局、銀行、酒菜館、報告所以及書店，臨時都有設立。到會者有四十多國，一千二百人。因為芬蘭地處偏僻，當時交通沒有恢復歐戰前底原狀，旅行很不方便，所以到會不及上次之盛；然其中除芬蘭五百人外，都從歐、亞、美、非遠道而來，足見同志們底精神了。這次會議，對於世界語同志底正式組織（Oficiala Esperantista Organizo）有所改變：

(1) 各國協會 (Naciaj Societoj) 選出一常設代表團 (Konstanta Re prezentaro, 縮寫為 K. R.) U. E. A. 定為世界語同志底個人的國際結合，其職務在謀世界語底一般的應用。

(2) K. R. 和 U. E. A. 協同選出中央世界語委員會 (Centra Esperanto-Komitato 簡稱為 C. K.)

(3) 語言委員會 (Lingva Komitato) 由各國協會，U. E. A. 和專門團體推人組織。

(4) C. K. 得決定萬國世界語大會底事項。

*

*

*

*

*

以上一大篇的舊帳，講的還都是關於外國和世界的。在咱們中國底 Esperanto 運動底歷史究竟如何呢？也得說個大概。

Esperanto 初次拜訪中國，就是由劉君設傳習所引導進來的。到現在，也有十七年光景了。

劉君宣傳 Esperanto 時，同志寥寥；現在上海一位熱心的老同志陸式楷先生就是繼劉君之後而研究的。

一九〇九年，中國世界語會成立於上海；并發行世界報，因事實上種種困難，僅出了一期。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五月，中國世界語會改組爲中華民國世界語會，上海設中央事務所，舉陸式楷、盛國成兩先生爲 U. E. A. 正副代理員。常熟、漳州、南京、廣州……都有分事務所設立。九月，上海輔本愛世語傳播社發行“Esperanto”，“Esperanto Por Ĥino”（世界語初階）和“Konversacio”（會話指南）三種，書都是陸式楷編著的。中國圖書公司出版世界語進階，世界語小字典兩書。科學會出版漢譯世界語。十月，中華民國世界語會發行世界語函授講義（盛國成編）爲便於傳布起見，上海世界語學社印行世界語漢文字典。廣州啓明中學，開設世界語專修班。

一九一三年二月，中華民國世界語會開設世界語高等專門學校（Esperanto-Instituto）於上海。學者二十人，人道週報於這年三月發行，南京開設世界語學社，八月二十日，民聲雜誌出版於廣州，九月二十日，廣州開辦世界語講習所。同年，中華民國世界語會廣州事務所舉許論博，師復兩位為U. E. A.底廣州正副代理員，常熟開辦常熟世界語研究所。

一九一四年二月，常熟世界語學社，常熟世界語講習所，廣州世界語學院，世界語學校，高等師範學校附設世界語班，澳門世界語講習會，香港世界語學校，都次第成立。常熟世界語學社推蔣愛真為U. E. A.底常熟代理員。五月，有人發起一個應用世界語的團體於常熟，名叫 Antaŭen Gis la Venko。

一九一五年，南京有緣星社底發起。

一九一六年一月，華星雜誌出版。福州底世界語團，香港底世界語學社，天津底世界語學校，南開學校底世界語班，常熟底世界語陳列所，都次第創立。五月，區聲白編輯底世界語讀本出版。六月，組織華星世界語傳播社。八月，北京世界語會和佛山世界語陳列所成立。世界語月刊出版。九月，成

都發起世界語俱樂部。

到那時候同志雖不甚多，可是傳播方面已漸漸有活潑氣象了。不料過激黨 (Bolsévisto) 這個名詞已在社會上流行；一般人見有所謂過激黨者學 Esperanto，懂 Esperanto 的，就說 Esperanto 就是 Bolsévismo (過激主義)；I. esperantisto 都是過激黨；於是他們看作 Esperanto 如同洪水猛獸，望而卻步。而且謠言所布，眼小如鼠，膽怯似兔的大人先生們對於 Esperantisto 常加以注意，國內有幾種 Esperanto 的出版物竟被禁止寄遞。Bolsévisto 是不是社會底危險者且不論。他們的確有許多是研習 Esperanto 的，但是 Esperanto 和 Bolsévismo 是兩件東西，如果因 Bolsévisto 用了 Esperanto 而人們就要遠避 Esperanto，這彷彿和見了 Bolsévisto 吃飯，也就說飯帶着過激意味而要廢止吃飯的一般，這不是大笑話嗎？

後來因歐戰影響，國內 Esperanto 運動也呈了一點停頓的現象。直到一九一九年俄國青年同志司托本尼 (Stopani 本是個新聞記者) 來到上海，組織上海世界語學會 (Shanghai Esperanto Asocio) 設班教授，異常熱心，他幫助我國世界語運動底進行爲力不少，正如：

Tra densa mallumo briletas celo,

Al kiu kurage ni iras,

Simile al stelo en nokta ĉielo,

Al ni la direkton ĝi diras

——el La Vojo——

(譯)在深密的黑暗中閃爍着目的，

咱們便勇敢地向着他去，

正如夜間的天上底星，

他給咱們指示方向。

可惜在一九二一年春間，這位熱血沸騰的俄國青年，竟因厭世而自殺了。

當一九二〇年四月二日，用華文傳播世界語底半月刊綠幟還有一種出版於常熱。

一九二二年，廣州嶺南大學校開設世界語班。長沙發起世界語研究會。奉天開辦關外世界語

學會。同年，第七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議決蔡元培提出底將世界語一科正式加入師範學校並依次加入一般學校議案。

俄國盲詩人 V. Erošenko 也是個宣傳 Esperanto 底熱烈者。一九二一年秋間，從日本來到中國，他見了中國 Esperanto 運動底情形，不滿意地說道：偌大的中國，研習 Esperanto 的爲什麼還這樣冷靜啊？

北京大學已於一九一九年把 Esperanto 列入課程。Erošenko 來後，他就被請擔任北 Esperanto 講師，聽講者漸漸增加到五六百人。他除教授外，常作特別講演，對於 Esperanto 底真義和文學闡發得既精又詳；現在國內 Esperanto 燦爛的火光一天旺盛一天，出於 Erošenko 抽風箱底力量實在不少！

第十四次萬國大會，Erošenko 由北京世界語學會派爲中國代表。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北京大學開世界語聯合大會，到會者兩千多人。Erošenko 也在座，他唱世界語頌希望一曲，音調優美，滿座差不多都陶醉在 Esperantujo 裏去了。

可惜 Erosenko 常覺得在中國社會裏異常寂寞，想起了他故鄉底夜鶯，在今年（一九二二）春間離別了中國去了。

一九二二年底上半年，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公學，澄衷中學，以及廣肇公學，都開設世界語班。

有位同志叫張民權，他是從司托本尼研究 Esperanto 的，對於宣傳上非常出力，曾在浙江杭州和平湖教授，從學者衆多。不料鞠躬盡瘁，患了腦充血病（apopleksio），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故世了。

一一 世界語運動底現狀

(A) 世界方面

Esperanto 現在究竟已經跑入了多少國界？大約地估一句：大大小小的國家，至少已在半百以上了。據 U. E. A. 底 Esperanto 一九二二年五月份登載：D. E. A. 代理員，已有二十七國，七百多人了。至於 Esperanto 同志，全世界已有多少？這個雖也還沒有精確的調查和統計，可是我們知道在歐戰前已有好幾萬了。據 U. E. A. 一九二二年底年鑑 (Jarlibro) 所載：國際的協會和各國中心團體底數目，共有一百多；各國各地方集會總數，在歐戰之前，已有二千二百了。今年八月間開第十五次萬國大會於德國努連坡 (Nürnberg)，到會底代表有四十一國，人數有五千二百多，——這五千二百多人，都是各國國民的重要分子，進化的知識階級，而且都自由地能聽，能說 Esperanto 的；假定他們是平均佔全世界同志千分之一那麼總共已有五百萬人了。

現在，再就國外 Esperanto 運動情形，幾處重要的，分說一下。

德國對於 Esperanto 運動，素稱熱烈。在柏林 (Berlin) 地方，已設立國立中央世界語學院。在努連坡 (Nürnberg) 地方，有個著名的音樂會，裏面會員都通 Esperanto，開第十五次大會時，他們會歡迎大會代表，唱奏極優美的 Esperanto 的歌曲。那裏還有許多盲人，因學校底傳授，都會自由地使用 Esperanto。

俄國是 Esperanto 發祥之地，可是他從歐戰之後，加之以國內戰爭和擾亂底影響，因此 Esperanto 運動停頓了多年。今年（一九二三）倒又活潑起來了：莫斯科 (Moskvo) 成立了兩個團體：一個叫 Sovietlanda Esperanto Unuiĝo（譯意爲：蘇維埃世界語團，本書中以後縮寫爲 S. E. U.）一個叫 Sennacia Asocio Tutmondo（譯意爲：無國家的世界學會，以後縮寫爲 S. A. T.）是德國分設過去的支會。不過他們倆各行其事，還缺少合作 (kunlaborado) 精神。S. A. T. 有一種出版物，叫 La Novan Epokon（新時代）他是鼓吹社會革命的，把 Esperanto 認爲社會革命底一方面；因此他們看到 U. E. A. 專謀 Esperanto 普遍的應用這一點，十分地表示

不滿意。(這層後面第十六章再論)

俄國底 Esperanto 團體，爲經濟底困難，停閉得不少，因爲現在俄國新法：凡設立會社，非對於政府繳付許多的錢不行。今年八月間，在莫斯科 (Moskvo) 舉行了一個 Kongreso de Tut-Ruslandaj Esperantistoj (俄國世界語學者大會) 對於列寧 (Lenin) 極表敬意，可是列寧對於 Esperanto 不加什麼幫助；推其原因，還不外他沒有明瞭 Esperanto 重要底緣故吧。

在法國，雖然在上年六月間教育總長下令不許官立學校加授世界語，可是人民方面對於 Esperanto 運動是很熱烈的。里昂中法大學底世界語科辦的成績卓著，中國學生黃涓生，區聲白 就在那裏邊擔任教授的。

日本近年來 Esperanto 運動也很發達。富山市富山藥學專門學校，世界語學會，已於去年下半年成立。岡山市初級世界語課已有四班畢業。雜誌有 Revuo Orienta，Liberio，Verda Utopio。改造，學藝，中央公論，女性改造，等雜誌，從去年八月加載 Esperanto 文字以來，讀者竟增多了好些。還有，東京一個第二中學，校長教員一共二十六人，從去年起，都熱心地研習 Esperanto 而且

請東京底 T. B. A. 代理員 M. Ga. 教過幾點鐘語法。

此外瑞典、瑞士、荷蘭、葡萄牙、巴西……底教育團體，勞工團體，對於 Esperanto 運動異常熱烈，出版物和傳布品也不少。

(B) 中國方面

從前已設立的世界語團體，有的停閉了；雜誌一類的出版物，大都夭折了；這似乎運動底現狀比之過去的歷史，有退步而沒有進步。可是人事時相消長，本是常例；現在新興的世界語傳播機關，卻日見加多。

上海、北京兩處，本是我國世界語運動底中心點。上海在今年上半年，有電報局同志底綠社成立。下半年又有一個三六世界語學會底組織；國語專修學校國語師範研究科，已加入 Esperanto 一科；上海大學也開設 Esperanto 班。上海世界語圖書館 (Shanhaja Esperanto-Muzeo) 也已組織完成；館中事務，由上海一部分同志協同負責；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 (Zamenhof 底生日) 舉行過正式開幕禮了。世界語書店也已成立，用通信法，替同志們盡購買原文書籍代理之責。La

Verda Lumo (綠光雜誌) 從去年六月出版以來，銷數漸增；現在已出到第三卷。U. E. A. 跟別國同志們會來信稱許他是中國底世界語運動底惟一的明星。商務書館底學生雜誌，從去年起，添設『學生世界語欄』(La Studenta Esperanto) 以來，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們引他爲良伴，愛讀的，一天多一天了。中華書局同人進德會出版底進德季刊，從今年一卷三期起也加載 Esperanto 底文字。復旦大學合作社，在平民週刊上也提倡 Esperanto，說 Esperanto 同合作事業有切要的關係，合作社社員應該都研習 Esperanto 云。今年八月間由北京好幾位同志發起創辦北京世界語專修學校，學生有二百多人；今年冬天並且組織了一個世界語主義研究會。廣東廣州高等師範，也已成立了一個世界語共學社。此外如湖北漢口，浙江平湖，杭州，雲南滇池，四川成都，江西宜昌，安徽安慶，江蘇蘇州……都有世界語學會和教授班開辦。里昂大學學生黃涓生，被選爲 C. K. (中央委員會) 底委員；這是咱們中國同志努力的工作已得到世界同志們底認許，值得咱們欣慰，而更勉進的！

一一一 世界語底出版物

從前往往有人這麼說：『世界上雖然有了 Esperanto 這麼一種人造語，可是有誰用他著書，作文呢？連翻譯的書籍也是寥寥無幾，這足見 Esperanto 是不適用的私造語！』在從前時候，說句原諒話，還可說這是時代關係，這種議論還含有幾分必然的懷疑底價值；從現在看來，如果還這樣地說，那不是國語的頑固黨，也便是 Esperanto 底門外漢了！

咱們中華國語運動初發生時，國語的出版物也是寥寥無幾；不消說別的，民國二三年時候，連一本完備的國音字典也找不到的。Esperanto 在初出世底幾年中，書本稀少，也是時勢所必然，不能就此武斷他底本身沒有多大的價值！況且，從 Zamenhof 底第一書第二書風行全世界以後，接着用 Esperanto 翻譯或創作的書報，一天多似一天；直到現在，已有五千多種了。

關於譯著底種類：除了讀本、文法、教科書、會話、尺牘、字典、詞書、基本書籍外，還有世界文學各種

名著（小說、劇本、詩歌、童話、）和哲學、科學（數學、地理、醫學、自然科學、心理學、生理衛生學……）宗教及其他種種。有力的雜誌和各種定期出版物，專門的和通常的，在歐戰前已有四五十種，現在至少也有七十來種了——如果連能力薄弱的也算在裏面，說有一百多種也不算誇口了。現在陸續出版的書報，還時有所聞。百科小字典（*La Enciklopedia Vortareto*）早已有了。現在正有人在編百科大字典（*La Enciklopedia Vortaro*）。世界文學叢書也正在徵求各國同志底貢獻，從事編輯。

在咱們中國底出版物，比較少些；但也在十種以上了（參看前第十章後段。）會話指南、自修適用世界語講義、世界語高等文典、世界語高等新讀本、初級世界語讀本和世界語漢文新字典幾種，編制和取材，都算善本。

一種供全世界應用的語言，幾千種的出版物當然未能滿足咱們底慾望；但是 *Esperanto* 到如今還不過小小的三十六歲，他底產物已如此富有，實在已值得咱們驚喜、讚美的了！

一三 世界語和文學

文學是什麼？他底界說，各家說法很多；本書不是談文學的專書，這裏不能作詳細的討論。簡單的一句話，也可以說——

文學是表現人生，批評人生，思想高遠，富有情感，富有想像；用合於藝術組織的文字，把他發表出來的。人們常說：『文學是自然的，有歷史根據的一種產物；*Esperanto* 是人造語，已失了文學底根據，所以 *Esperanto* 便沒有文學底價值。』這話初聽，自然足以嚇服幾個文學底門外漢。可是咱們就上面那個文學界說來考慮一下，對於『文學底原素究竟是發生於人的，還是存在於文字底本身的』這個問題，立刻可以回答——

自然是發生於人的。

如再顯明地補上一句，是——

文字不過文學形成底工具。所以不論天然語也好，人造語也好，只要看這個工具真能應用自如，毫無疙瘩，便是一種活文字，優美的文字。否則，就使有千萬年悠久的，自然演進的歷史的文字，便是死文字，惡劣的文字。況且 Esperanto 這種人造語，能够把古來各國種種含有文學意味的傳說比任何天然語更容易地保存下來。

Esperanto 究竟能否擔負得起文學底責任？咱們只就前面第八章他底構造一項上仔細一看，就能乾脆地答道：

能，完全可能！

並且咱們還要知道：創始家贊門霍夫不但是個語言學家 (filologo) 而且是個大詩人。他有 Esperanto 詩集底著作和西洋著名的小說，戲劇底譯本。他譯的聖經 (Biblio) 英國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著名戲劇 Hamleto, Makbeto, Songo de Somermeza Nokto 三種德國哥德 (Goethe) 底歌劇 Ia Gefratoj Jigenio en Jaurido, Hermano kaj Droteo 三種。其優美超衆。英國有許多文學家，都說 Hamleto 這書底別國譯本，沒有一本能及 Esperanto

譯本這樣好。英國評論之評論底主筆斯忒德 (Stead) 也曾有句讚語道：『自從有贊門霍夫底翻譯沙士比亞纔得適當地介紹給全世界。』

此外 Esperantismo 從別國文學作品譯成 Esperanto 的，已不下幾百種。創作的也有幾十種：

H. A. Luyken: Mirinda Amo (小說)

A. Schmidt: La Verdo Kakatuo (劇本)

Sinnotte: Lilio (小說)

Kalocsay: Mondo kaj Koro (詩)

這幾種尤爲著名。白里法博士 (Dr. Admond Privat) 卽 U. E. A. 底會長，前德國柏林大學教授著的作讀本用的 Karlo，是本絕妙的短小精悍的文學底作品。又像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 (Brošenko) 底文學作品也很多；他底一本 Gema de Unu Soleca Animo (一個孤獨的靈魂底呻吟) 是在中國出版的，裏面確是個樹木蔥蘢，花草燦爛，唱着人生底悲哀聲調的文藝園。此外

喀白 (Kabe) 得甫雅特倫 (Devyatrun) 格拉[日]斯基 (Grabowski) 幾個人也都是富有創作能力，他們底作品底風味也是很高妙，很濃厚的。

咱們所最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創作或翻譯，Esperanto 究竟有否詞不達意底毛病？不但沒有；而且像咱們中國底古文學，譯別種外國語常有疙瘡，譯 Esperanto 比譯別種外國語，更可『惟所欲爲』原有的神情，都可曲曲傳出，只要是譯手高妙。

人們所以妄斷 Esperanto 缺乏文學底價值，實在不過如同門外底叫門聲；如果開了門請他登堂而入室，賞鑒一下，對於這個 Esperantigardeno (世界語花園) 恐怕他也流連而忘返呢！胡適之先生說得好：不懂白話文學的人，不配反對白話文學。我也要說：不懂 Esperanto 的人，不配批評 Esperanto 有無文學價值！

況且 Esperantisto 是人道主義者，也是和平主義者，對於現在社會制度下被壓制着，被詐騙着的一般小百姓，要用熱烈的情緒描寫他們底痛苦，而用甜蜜的詩歌去安慰他們的痛苦。只要自己有文學的天才和努力，『人類愛』是 Esperanto 唯一的使命，也就是世界文學底結晶！愛

羅先珂在他底 *What Is Esperanto and What It Has* 那篇裏有幾句話說得好，此刻引在下面，作我這章底收場白：——

我（愛羅先珂自稱）起初和我底朋友學世界語，目的並不在得着些什麼，是想給人家什麼，想找方法來給別人一些什麼東西，不是想自己得什麼利益……咱們研究世界語文學底人，格外能領會平民底哭聲，要麵包，要空氣，要享受生活底呼聲。咱們研究世界語文學底人，格外能感覺平民底看着他們底孩子害天花病，花柳病而死底哭聲。咱們研究世界語文學底人，格外能了解從殺人場上，絞人場上，電椅上（外國一種刑具）喚咱們底聲音，或者是大學教授在講臺上喚咱們流血——流人類的血底聲音。我想懂得這些，用自己底情感感着別人底痛苦，用自己底思想替別人設想；那就用不着問 *Esperanto* 有什麼用處，能給咱們些什麼了……

一四、世界語今後底地位如何

這可分兩項說：一是 Esperanto 和各種社會事業界底需要怎樣，二是 Esperanto 將來底命運怎樣。現在先說第一層。

咱們既明瞭了世界語過去，演進的歷史，和他對於人類底需要以及各種優點，便應想到他和各種事業上究要發生什麼關係和影響。但是要把他推行到全世界，根本只在教育；所以各國同志和願爲 Esperanto 幫忙的先生們，都特別注意於 Esperanto 在教育上底問題。

(1) 關於教育方面：

Esperanto 加入學校教課，已早有好幾年的歷史了。不過自從一九二二年舉行世界語的國際會議後，更有了具體的計劃和目標。該會議決：凡是各國小學、中學、專門學校、商業學校，都應該一律加授 Esperanto。而尤以小學校爲最重。Esperanto 底教育組織，教育方法，以及教學底年

限問題和各國小學生相互交通的獎勵問題，該會也都經過詳細的討論——最要緊的一點：小學校教學 Esperanto 要在教學別種外國語之先。

說到這裏，不免有人要懷疑道：Esperanto 好是好的，但是學校裏沒有教學底必要；因爲一來他還不大切於實用——不像英語到處可以應用；二來教學底一種目的爲求知識，Esperanto 的出版物還沒有多少，學生學了他，無適當的書報可讀，不是白白地費了時間和精力嗎？如果一個人只存心要做洋行買辦，爲升官發財而學一種語言，自然是卑鄙得可笑；我們不屑和他們講到神聖的世界語。至於出版物，Esperanto 還在草創時代，傳播時代，自然還不能豐富地供各方面底需要。但是在學校教育上只要咱們認明他是有教學的價值的，就該教學；即使一時缺少讀物，而因大家教了學了，出版物自會像雨後春筍，接連地鑽土而出的。這在咱們中國國語運動上可以看出，而且現在正在提倡文字革命——拼音新文字運動，新文字的出版物也還寥寥無幾，而小學校裏熱心地教學國音字母拼音字的，倒有了不少的呢！

況且 Esperanto 在教育上，還有重大的價值在——

(A) 養成兒童底世界觀念，

(B) 當作學習外國語底階梯，

(C) 促本國國語底改進。

現在國外把 Esperanto 正式列入學校課程的，有英、德、法、俄、瑞士、芬蘭、意大利、荷蘭、巴西、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立陶宛、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捷克……許多國。在英國底學校，已有很卓著的 Esperanto 成績可以看見：蘭開邑 (Lancashire) 巴特里克洛夫得 (Patricroft) 地方一個市立學校叫 Green Lane Council School 在 1916-1917 年這學年內加入 Esperanto 課程底三個月後，英國政府視學員 帕琴孫 (C. L. J. M. Parkinson) 前往視察，大加獎許。該校校長 薩德孫 (R. T. S. Sanderson) 和一位女教員 霍格 (E. Hogg) 發表實驗的結果，說：

(A) 兒童學了 Esperanto，能使做更美好的英文；

(B) 能增長兒童底地理知識；

(C) 英文程度，增進很快；

(D) 經過兩個月的教導，兒童能和外國小朋友們自由通信，因通信而增進許多知識；

(E) 現在他們已能讀外國文學上模範作品的譯本。

後來許多學校因為這個市立學校得到這樣教學的成績，接着也都加入課程，結果無不美滿。

一九二一年一月，英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倫敦大學院開會，該校校長費雪兒 (Alexander

Fisher) 博士報告實驗所得的結果，最重要的幾句是——

初入學的全無文法知識的女孩子們，先教 Esperanto，後學法語、德語，非常方便；過了兩三年，便能通過劍橋大學底入學試驗。

從上面這兩種事實看來，Esperanto 在教育上價值底重大，可以想見了。

在咱們中國，自從前年 1921 北京大學世界語研究會會長蔡元培提出請把『世界語科』正式加入師範學校課程』議案於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議決通過後，雖然到現在還不過極少數的幾個學校非正式地教學 Esperanto，可是 Esperanto 在教育上底價值，我國全國教育家也已肯定他了。至於 Esperanto 加入學校課程底實際辦法，還應該由國內教育家共同地慎重商定。

我對於這點，有些愚見是——

(一) 全國師範大學和高級中學師範科，應立即加入 Esperanto 課程；

(二) 全國高級小學，應把 Esperanto 列入課程，在三年內實行。

(三) 在五年之內，全國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底中學部，也都應把 Esperanto 列入課程；

我主張 Esperanto 作為普通學校底必修科。不過要實施這個辦法，第一須造成相當的師資；那麼，師範生自然要當先鋒隊了。中學師範科修業是三年，把第一學年三分之二的外國語鐘點和第二年三分之一的外國語鐘點，改授 Esperanto 教學 Esperanto 底時間本不用像外國語那麼長。已經有一種或兩種外國語基礎的師範科生，一面教學 Esperanto 一面和外國語比照；外國語底鐘點照舊，而結果能學得兩種新語言，再經濟也沒有的了。照這樣辦法，三年之後中學畢業的世界語教師已不少，那時小學校教 Esperanto 自然沒有問題了。師範大學底英語科，應該兼修 Esperanto 那麼中學校底師資也有了出產處了。

(2) 關於勞動界方面：

現在最有世界的傾向的，莫過於勞動界。像國際工會啦，國際勞工黨啦，國際勞工事務所啦……差不多年有集會的。勞動家不比外交家，都能够有學習外國語底機會的；因此，他們底集會，比外交家國際會議，感着語言上底困難更多。所以世界語對於勞動家底需要，是非常急切而重大的了。況且，勞動家要從事產業組合，產業革命運動，即使不參加什麼國際集會，而關於世界各國同志們知識和計劃底交換，也是十分要緊；那麼世界語更是少不得了。

Esperanto 之被全世界勞動家認為公用語，最初發端於歐戰前英德兩國底勞動組合員，其次得贊助於歐戰後瑞典議會底社會民主黨，近則見於前（1921）年夏天瑞士巴塞爾開第十次產業組合國際會議，議長麥克消耳底說明和，去年秋天國際勞動會議底全體承認法國和日本代表底提案。前年萬國大會，各國勞動團體代表中竟有二百多個是肉體勞動者，於此可見 Esperanto 在勞動界底勢力真非同小可了！

（3）關於商業方面：

世界貿易方面向來最通行的語言，第一是英語，次則法語。可是到了現代，英、法人也覺得有不

便之處了。——因爲他們倆還沒有周全的普通的應用性。

在四五年前，英國商會對於各國商會曾經議決了一個議案：「請從速普及世界語以便增進世界商業底便利。」隨後屬於他們權力下底高等學校，加入了 *Esperanto* 作隨意科。法國也是一樣。

一九二二年，各國商業家爲要正式採用 *Esperanto* 作公用語，有許多商業團體在德國日內瓦開過一次會。一九二三年四月間，意大利威匿思（Venezio）又開國際世界語商業大會，到會者二十三國，代表二百〇八個商業團體。巴黎商會提出一個議案，要旨是——

(1) 各國商業學校應一律教學 *Esperanto*；

(2) 各國商業，經濟團體和旅行團體，都應該扶助 *Esperanto* 底傳布。
會議底結果，竟一致把他承認通過了。

商業上所以要採用 *Esperanto* 作公用語，目的無非爲各國對外貿易底發展。不過現在的國際貿易，是一種國際經濟競爭，在咱們 *Esperantisto* 底理想的和平世界這種競爭也應該消

除的；那麼 Esperanto 被商業界利用，不是減損了 Esperanto 底精神嗎？但是產業革命無論怎樣盛倡，而各國物品底交換這件事終是免不了的；國際經濟競爭自然不行，世界消費的合作還是值得提倡而存在的。所以現在用 Esperanto 的國際商業家，也就可作將來的世界消費合作家，他們要普及 Esperanto，那 Esperanto 仍然是光明的。

(4) 學術方面：

講到學術方面，各國底著作物往往因輾轉翻譯，而失去原來的真義；如果用了世界語著作，不致有互相隔膜的毛病。無論何種學術，本是世界所公有，有了公用語作其傳播底利器，那學術纔真可以打破國界了。近年來法國學士院打算要編輯 Esperanto 底術語詞彙和各種學術書。國際世界語科學協會已出有 Esperanto 的機關雜誌叫科學評論。歐洲還有許多研究 Esperanto 的醫學家，正在組織編輯醫學叢書。使各種學術都世界化，這是何等欣幸的事啊！

此外，紅十字會，宗教家，社會主義家，……Esperanto 認爲發展現代人類事業底利器，努力向各方面活動，謀 Esperanto 底普及的，一天多似一天了。

照此看來，Esperanto 無論在縱的方面——時間——和橫的方面——地域——都有發展，普遍底希望了。

現在要說 Esperanto 將來底命運了。有人說：“Esperanto 就使推行日廣，能够保得住再沒有新的世界語出現嗎？Esperanto 未必已是十分完善的世界語，而且全世界各國還沒有正式承認爲世界公用語；如果再有優勝的新世界語出來，咱們不更要舍此而從彼嗎？學成了這種，又要改學那種，徒勞而無功，那麼咱們何必多此一舉——急急學習 Esperanto 呢？”這種懷疑跟觀望的論調，常有聽到的。新的世界語，誰也保不住他再有沒有出現；但是因爲恐怕有新的出來，就把現在適用的公用語——Esperanto 不學，這好像跟懸想將來或有比汽車，飛艇更靈巧，便利的交通器具，現在只空等候着那新的出來，寧使丟了現成的汽車，飛艇而不坐底傻子，簡直是二五同一十了！

Esperanto 自然還沒有如同咱們中華國語底國音字母，經過堂堂皇皇的教育部命令公布；

但是看國際聯盟底議決認他爲國際輔助語。再看幾十個國代表特地舉行的國際世界語大會，再看各國幾十個商業團體舉行的國際世界語商業會議，*Esperanto* 底公用語資格早已具有了。況且凡是一種新事物，必經研究家底主張成熟了，社會上底運用習慣了，有普遍性了，然後由政府加以形式上的承認；未有先由政府武斷地空定了出來，而後硬叫一般人去勉強習用的。語言何獨不然。便看咱們底中華國語運動，究竟在人民間發生了而後政府只加以助力呢？還是起初就由教育部下令強制一般人作國語文，學國語話，然後發生國語運動的？這有昭著的事實，不必我來多嘴。*Esperanto* 是超國家的，本不用國家政府承認；就是退一步說，也只要咱們大家願意把他習用，成效卓著，將來即使要得全世界大大小小強強弱弱的各個國家政府底公認，到了那個時期，只消他們通函協商一下——大不了是會議一下，就可完事的了。

至於 *Esperanto* 底缺點，自然是不免的：有好些字形體太長，音節太繁，就是他不甚完善之處。還有一個介詞，*de* 作用等於英語底 *of* 和 *by* 兩個字，簡便是簡便了，可是像英語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這句，如果直譯 Esperanto 起來，只可這樣：

Registaro de la popolo, por la popolo.

那麼“of”和“by”兩個字底意義，不是混淆而不能分了嗎？雖然也可把他做成短語來分別，但總不及原句那樣的自然簡當。Esperanto 有了一個比英語……較精密的介詞“da”，而這個“da”卻落了下乘！

Esperanto 既發現了這種缺點，只要同志們和語言學專家遇着萬不得已時提出修改，當可以使他逐漸到盡善盡美之路。

果然，今年來，外國有人見到 Esperanto 底不大滿意之處，提出了兩種新世界語的方案來了。一種叫 Medial，是德人魏西巴特（Josef Weisbart）製的；一種叫 Interlingua，是德國 R. Universitate de Torino 大學教授帕挨諾（G. Peano）製的。這兩種文字，就形式底大體上看，是算在 Esperanto 之外另行創造的；Medial 於字形一層，比 Esperanto 確然加以改良了

——他和 Esperanto 字根對照，字形減短：Medial 比 Esperanto 要佔全部單字三分之一，Esperanto 比 Medial 佔十二分之一。接頭字，接尾字，Medial 多了十三個，而單字字根比 Esperanto 更少了。重音底定位，和 Esperanto 一樣；代名詞，形容詞，副詞，動詞底詞尾有分別，也仿照 Esperanto。但是 artikolo（冠詞）他有主格的和受格的分別；代名詞和領屬格底詞尾變化，是參差不一的：這是把 Esperanto 底優點——簡易，合於論理的優點去掉了。

至於 Interlingua 呢，語法上底規則，仿照大概是 Esperanto 的；可是增補 Esperanto 之處，卻找不出來；而 artikolo 底繁複而沒有系統，numero（數詞）麻煩地分出形容詞和名詞來，（如：『一百』『一』是形容詞，『百』是名詞，）還有些字底字形比 Esperanto 長，這些簡直是後來者居上了！

這兩種新語底字根，跟 Esperanto 相同的不少，相類似的竟佔有三分之一！

這兩種新語，Medial 比較值得注意些；但是他除了許多構造法逃不出 Esperanto 範圍之外，其餘也不過就 Esperanto 稍加改良，而並非另創的！所以他們倆只可供 Esperanto 修

正底參考，決不能取 Esperanto 而代之。況且他們還是初出；沒有如同 Esperanto 經過了文學文和科學文底翻譯和創作底長時間的試驗，或者還有另外的缺點，也未可知呢！

Medial 同 Interlingua 底製作者，都是 Esperantisto 而且對於語言學都是很有研究的；他們另造新語，還不過只有這一點兒成績，別人更是難說了！創造一種語言，本是件非常繁雜的事情，像 Esperanto 這樣的產物尤其是難之又難！如果有人要想另謀建設，起而代之，我雖不說他自不量力，也不敢說他永無成就，但是可以斷定他是杳杳無期的！

這樣看來，人類卻正在急謀和平，親愛，世界文化卻正在急須儘量發展，融合，咱們能夠丟了現有的，切實的，優良的 Esperanto 不學，而坐待別種新工具到來嗎？

再退一步說：即使有人比贊門霍夫有更偉大的天才，更廣博的語言學知識，更堅強的研究心，要創造一種真真正正的新世界語出來；這也萬不可唾棄 Esperanto 而不把他仔細研究一下！因為不研究他，就找不着創造語言底基本原則。覺不到 Esperanto 小小缺點底所在，如何能夠有『青出於藍』的創作底希望呢！

總之：無論將來有新世界語出現也好，沒有也好，自己能創造新世界語也好，不能創造也好；只要對於世界語有熱切的信仰和興趣的，都逃不了研習 Esperanto 這條大路！大家既然都應該研習 Esperanto 那麼 Esperanto 將來底命運，當然是亨通的，悠長的了！

一五 世界語和中國語中國人

Esperanto 既算是人造語，當然有和天然語極不相同之處；Esperanto 既大體站在歐洲天然語的基礎上，和咱們中國語當更有大相差別之點。所以中國人往往以爲 Esperanto 終是外國文底一種，比我國國語難學的多；只便宜了歐美人罷了。歐美人學 Esperanto 只須把少數的字音改一改，百分之幾的字形認一認，如同我國北平人學國音，國語那麼樣容易，這確是真的。但是，Esperanto 底字和語法底組織，和中國語竟也有不謀而合之處：

(A) 數詞完全遞進而類推：

(B) 附綴字 (afikso)：

例如：Esperanto 有接頭字 ‘vic’，如同中國語有『副』字：vic-delegito ॥ 副委員。

例如：Esperanto 有接尾字 ‘-ist’，如同中國語有『家』字：scienc-ist-o ॥ 科學一家。

(C) 動詞底時間性；

Esperanto 有表示時間性的動詞和分詞，如同中國語有表時間性的動詞助和副詞。

例如：Mi havis || 我會經有。

Mi havis || 我有着。

Mi havos || 我將要有。

Esperanto 底自動式分詞“anta”“inta”……在中國語可用「方纔」「完」……來對照；被動式的，再加一「被」字，就合。

不過 B. C. 兩項，Esperanto 比中國語更有規則就是了。

至於音方面，不過字母底形體，咱們中國人還往往當他是個外國種，其實音素上除了“h”“r”兩音以外，中國語中都一應俱全的。拼音和咱們國音很相類似，前面第八章已經說過。所以學過國語的人，學 Esperanto 更其容易；學了 Esperanto 再學國語，也有許多幫助。

不過中國人學 Esperanto 確也有困難之點：

(1) 語調：

(2) 複雜句底組織法。

西洋人往往笑中國人說英、德、法……語是水平線式的聲調。說 Esperanto 如果用中國調，自然是同樣地不好聽。要說得好聽，對於聲調，不得不另起爐竈；這不是極苦的一樁事嗎？但是咱們學本國底標準國語，要說得和北京話一樣地有口頭藝術美。還不是在聲調上也須用一番苦工嗎？——學國語底四聲，比 Esperanto 底一定重音和語調還難得多哪！

西洋句式，往往包含子句 (klauzo) 很多，而子句又常在主句 (speziala klauzo) 後面或截斷分插；複句 (kompleksa frazo) 底形式也特別發達。Esperanto 也是如此；而且他一百多個字的一個複句，常常有的。因此咱們中國人讀、聽、說，都很覺得不慣。其實中國語底複雜組織法，也同樣地存在着；不過素來缺乏語法概念的中國人，不覺得罷了。

中國人所以覺得 Esperanto 語調和句法底不方便，不外一個習慣底問題。習慣能不能轉變？這個答案，吳稚暉先生在補救「中國文字之方法若何」那篇中有一段話說得很透澈：

什麼叫作習慣呢？也不過聚了無數不成文的『小人爲』受了許多『小人爲』的轉變，演成一個『有名目』的習慣罷了。

并且那『小人爲』中間也有萬有不齊的力量：用力量大一點，轉變得多一點；用力量小一點，轉變得少一點，雖還有種種複雜的原因，有出了力量沒有轉變的效力的，也有大一點的力量上得到少一點的轉變的，也有小一點的力量，卻得到多一點的轉變的；這卻必有間接得了助力，或間接失了助力的緣故，總之，如何大的一個習慣，必要如何多少『人爲』的力量，纔轉變得成，這是可以盲斷的。

從盲斷上立起一個十死笨伯的定義來；假如要用十萬個一斤，兩斤，十斤，八斤，三十，五十斤，一百搭八十斤，一千搭八百斤的『小人爲』力量纔變成一個習慣，也未嘗不可用數個一萬搭八千的『大人爲』力量造成一種同等的習慣。所難定的，惟有那個目標的習慣，不知那無數『小人爲』到底共總用了若干斤力量？我們用『大人爲』替代的斤兩到底够不够？又無數『小人爲』的中間，有間接得助力的，有間接失助力的，現在的『大人爲』當間接得助力否，間接失

助力否，他的比例應當如何？這也極難估量，所以必定有用起「大人爲」來，比「小人爲」所成的習慣差着幾分，不能成得剛剛恰好的同等習慣。以後就或者自成一種不滿人意的習慣；或者再加着「小人爲」成了似是而非的習慣；或者更加「大人爲」過了力量，成了出乎意料的習慣；這都不能知道。或者都可以受人批評，叫做「人爲」的不會成得目標的習慣；簡直算失敗。但由盲斷的一方面着想，恐怕出了燈油，決不會放他暗處坐的；化多少力量，必有多少轉變，可以相信得過的。所以姑且承認從前的希臘、臘丁、英法德俄文都由「小人爲」用習慣造成；則今日的 Esperanto 卽用「大人爲」演成習慣，乃毫無二致。（且各國習慣演成之文字，其中間所用較「大人爲」都可指說：如英文，十世紀以前的舊英文，諾曼以後的新英文，皆有特意改作之人；卽如我國，李斯等的小篆，周顛等的四聲，韓退之的「文起八代之衰」，日本的「目的」「義務」「手續」「場合」不二十年滿於華文的著作，皆薈票用過「大人爲」的工夫者也，）故止有力量不够的問題，決沒有「大人爲」止能叫做「人爲」不如「小人爲」能叫做「習慣」而有不可的問題。

咱們學 Esperanto 究竟能不能轉變固有的語言底習慣呢？這只要看自己底努力如何。而且咱們並不是拿 Esperanto 來作中國國語，正不必把固有的語言習慣根本推翻。中國人很有些人學得高妙的英、法、德……語，難道比他們容易到好幾倍的 Esperanto 反而要退避三舍嗎？況且咱們國語正在向拼音文字底一條大路進行，詞兒底整理，語法底規定，句法底相當的外化，都是現今國語界極切要的工作。咱們要盡力於這種工作，請 Esperanto 來當個高等顧問，是再便宜不過的事，因為 Esperanto 對於這三項是最有規律而又容易使人明瞭的。前面第一章所說 Esperanto 在教育上底一種價值促本國國語底改進，就是這個意思。

咱們如果丟了世界公用語而不學，只願去學各種外國語，這好像贊門霍夫所說：『提着燈籠在光明的太陽底下行走。』但是學了世界公用語，並非不應該再學外國語，那麼如果懂得 Esperanto 之後，學別種外國語也容易到好多倍——看英國底 Green Lane Council School 和倫敦大學院兩處實驗 Esperanto 教學底報告（見一四章中）就可想見。

還有一層：咱們學外國語苦，外國人學中國語更苦；外國人很羨慕中國底文化，學術，很要知道

中國底風俗人情……可惜通中國語底外國人實不多見，以致中國一切情形給他們誤會了也有，給他們把中國看作野蠻國也有。咱們有志的青年們不但有吸收世界底文化學術……到中國來底慾望和責任還該貢獻，發展中國底文化，學術……到世界各國去。要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工具，非 Esperanto 不可了！

總之：中國人研習 Esperanto 無論爲公用語底本有的目的，爲國語底改良，進步，爲一切的文化，學術底發展，都比別國人——尤其是歐洲人——更爲切要！

U. E. A. 會長白里法博士，曾在國際世界語大會演說道：『中國民族本爲和平的民族，對於 Esperanto 底和平，博愛的旨趣，久已有一種自然的傾向；所以 Esperanto 在中國極贏得中國人熱烈的同情。』這話並不算恭維咱們，願咱們中國人都以此自勉！

一六 世界語團體底兩派

現在由個人結合的最有力的 Esperanto 團體，首推 U. E. A. 其次就是新生的 S. A. T. U. E. A. 竭力要傳播 Esperanto 到各界去，只要願意學習或贊助 Esperanto 的，就引爲同志。由他主動的歷屆的萬國大會，無不靠就地政府底經濟和別項的幫忙。

S. A. S. 底主張不然：他們認定 Esperanto 是社會革命底一種工具，凡人幹 Esperanto 運動，就是要和這現實社會奮鬥，要幹各種社會革命事業。政府不屑仰他們鼻息；資本家不應該向他們求乞。把 Esperanto 應用到商業上，成爲營業化，是大大地損失 Esperanto 底價值。所以 S. A. T. 對於 U. E. A. 就有點兒非議了。

Esperanto 應該相親相愛，和衷共濟，通力合作，像他們這兩個團體不相聯絡，各行其是，這似乎不是 Esperanto 前途底不好現象罷？不，我以爲他們底精神都該可佩服的。他們底目的是——

樣——要應用 Esperanto 來達到「人類愛」底大目的；不過方法不同罷了。政府和資本家如果是誠心誠意地幫 Esperanto 運動底忙，咱們應該接受他們底好意。咱們既抱博愛主義，不論是誰，對於他底善處不應該有所仇視。況且，如果一個人並非爲博愛，只爲求某種日常正當生活上底應用和慾望而學 Esperanto 也是好的，未便說他一定糟蹋了 Esperanto。譬如：現代各種機械底發明，本來是爲滿足人類物質生活底便利和安全；卻偏偏有野心家用槍、砲、飛艇……這些機械來作殺人底利器，這難道就可說「科學本身失了價值，科學本身有了罪惡」嗎？世界語也是如此；無論誰，怎樣去使用，他本身底價值並不受何種影響。況且如果是個殘忍、冷酷、懷着偏狹的國家主義的人，使他學學 Esperanto 明白了 Esperantismo 也許可以揭發天良，痛改前非呢！如果只像 S. A. T. 下底宗旨，恐怕 Esperanto 到人間去的周歷時期底速度，很緩慢的罷。

但是，Esperanto 底最終目的，的確是要打破現有的一切壞的社會制度；一個人並非只像鸚鵡一般能說得一口漂亮的 Esperanto 像打字機那樣能打出一篇美妙的 Esperanto 就完事了。

咱們（不一定是咱們自己底一世）要早日實現理想世界（revata mondo）一方面應竭力地傳播世界語，一方面要堅定着純潔的精神。所以我以為 U. E. A. 和 S. A. T. 是相反而實相成；只希望他們倆再進一步，能夠協力合作！

一七 結論

從上面種種方面敘述過來，可見世界語是十分需要而完全可能的；又可見 Esperanto 是適用的世界語了。雖不能說現在的 Esperanto 已是咱們理想中最完善的公用語，但他本身底三種價值，決不能否認了：——

(1) Esperanto 道德底價值 (關於 Esperantismo)

(2) Esperanto 論理底價值 (關於他文字上底組織)

(3) Esperanto 實用底價值 (關於歷年來推行應用和出版物底成績) 因為這些已都有昭然的事實了。信仰 Esperanto 的，果然不可不了解這些；懷疑 Esperanto 的，也應該因此放開胸懷，來重新一估他底身價的了。

天下少有一勞永逸的事物；語言更不能做到一勞永逸的地步，因為語言要跟着人類生活而

隨時變遷的。Esperanto 雖然有一定的規律，但是願投入綠星旗下的人們，不必一味地迷信他；保守他；何者應改良，何者應補充，何者應發展，這是 Esperantisto 應該努力底一點責任！

親愛的朋友們！你們要豐富學識嗎？要廣闊交際嗎？有文學底興趣嗎？求科學底發達嗎？愛全人類嗎？如果回答是，是，是，是，那麼請和 Esperanto 行最親熱的握手禮吧！

咱們再來唱下面的這首詩：

Ni semas kaj semas, neniam lacigas,

Pri l' tempoj estontaj pensante.

Cent semoj perdigas, mil semoj perdigas

Ni semas kaj semas konstante.

* * * *

L' Espero, l' obstino kaj la pacienco

Jen estas la signoj, per kies potenco

Ni paço post paço, post longa laboro,
Atingos la celon en gloro.

(譯)念及未來的良辰，

咱們一種，再種，永無倦意，

百種失，千種亡，

咱們還是一種再種而不息。

* * *

希望，果毅，忍耐，

這是標準，用了他底能力，

咱們一步步地前進，經過長期的勤動，

將悠然達到他底目的。

(節錄贊門霍夫底詩——*La Vojo*)

國際科學會議報告

- (1) Dro. A. Möbusu: Dokumentoj de Esperanto
- (2) Unuel: Solvo de La Problemo de Lingvo Internacia
- (3) Edmond Privat: Vivo de Zamenhof
- (4) Edmond Privat: Pri Esperanta Literaturo
- (5) Esperanto (Oficiala Organo de U. E. A.)
- (6) Hina Esperantisto
- (7) La Verda Lumo
- (8)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Science 中 Pfaunder 1 卷
- (9) 新青年 4—6 卷

- (10) 東方雜誌第十九卷九號,十五號
- (11) 學燈 1922年9月份
- (12) 學生雜誌底 Esperanta Studento
- (13) 覺悟 1922年3—4月9月
- (14) 教育雜誌第十四卷號外
- (15) 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
- (16) 自修適用世界語講義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論概語界世
著覺後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ESPERANTO
By
HOU CHIUE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039990



2121.6